



光緒乙未年刊

容
膝
軒
文
稿

容膝軒文稿目錄

記一

石湫義民祠記

崇賢閣記

槐蔭堂記

滬上四明義塾記

靈山書院記

孔墅嶺庵記

崇正書院記

陳氏思本學堂記

容膝軒文集

目錄

記二

記澗口禦法船始末

墨海樓觀書記

訪俞長洲父子墓碑記

七千卷樓記

戊庚事變記略

序三

贈楊丈醒禪序

贈陸漁笙先生序

贈石季祜序

振文書院記

容膝軒記

妙林廟記

京城鎮海試館記

陝南謝氏宗祠記

重建德興縣署記

井溪廟記

黃後生贈書記

大梅山館書目記

記祁文恪公軼事

巖二二莊濬河記

移築永豐塘石口記

送陳子封之官德興序

贈俞樹周序

贈湯鴻九序



友葵手編

送夏香孫南歸序

送唐春卿先生省親序

送葉至川侍御南歸序

送陳蓉曙之江蘇序

送陳馨莊之廣東序

贈陳甄甫序

贈蕭履安序

送張讓三序

送譚彤士之廣西序

送劉彤卿之官銅陵序

送裘魯常之官廣豐序

序四

蕉雨軒詩鈔序

蛟川耆舊詩繫題詞

書戴埴鼠璞後

焦竑獻徵錄書後

顧湖舫先生時文序

星圖便覽自序

容膝軒文集

目錄

二

淞木捐章芻議自序

槐窗雜錄序

漢書注校補後序

紀年錄序

盛世危言題詞

楊家橋王氏譜序

第三洋王氏譜序

石門王氏譜序

蘆江胡氏譜序

四川鄉試錄序

傳五

李雪篁傳

張周二布衣傳

王小農傳

胡子錢傳

蘇經士傳

繆養庵小傳

顧一仙傳

顧湖舫先生傳

舅氏邱鞠臣先生事略

江秀蓀傳

虞敦甫傳

虞澹初傳

顧家興傳

方母莊太君家傳

方正甫傳

徐小蓮傳

胡貞烈婦傳

樂節婦傳

夏封君傳

傅君崇德家傳

張崑泉家傳

胡綸元先生家傳

志表六

傅君鯉門墓表

樂秉國先生墓志銘

林君玉洲墓志銘

陳公峻峰墓表

容膝軒文集

目錄

三

謝橋峰先生墓表

方公仰喬墓表

杜夢廬墓表

楊公理庵墓表

傅莓軒墓志銘

鍾杏仙墓表

樂君達四墓表

卓子培墓志銘

顧君詩舫生壙志

王紫珊先生生壙志

家傳七

先大父述

先府君述

王府君墓志銘

亡弟康侯權厝志

王節婦傳

邵氏姑傳

王媪傳

從兄兩人傳

亡妻樂宜人哀詞

洙兒哀詞

女菊英哀詞

弟琴史哀詞

書八

答鄭雲仲

答某甥

再答某甥

與丁子桓

與喻方伯

右容膝軒文稿目錄凡雜文一百十一首其七十一首光緒二十一年冬刻於京師琉璃廠工既竣嘗自爲序錄曰王氏世耕鎮海之南鄙九傳至先考府君始爲縣學生以經義教授鄉里榮商八歲先府君教之爲詩九歲爲時文

容膝軒文集

目錄

四

二十五歲而孤始學爲古文蓋深痛樹立不早不能顯揚於生前惟勉效古人之文記述先德傳之後世庶幾先人雖亡而尚有嘉言懿行之留貽可爲子孫法則此區區之志也既成兩世行述念單文不足以自存因推廣其類而爲之然才力淺薄於古人深微之境茫乎未見性復拘而多畏不敢爲過高之言非力之所及也不敢爲過刻之言非心之所安也不敢爲藻績之言懼意之晦而不明也不敢爲虛誣之言懼人之疑而不信也積此數畏而文愈不能工方其構思之時何嘗不欲捭落凡近力追古作者而與之徒既下筆則氣之厚薄格之高下規模之廣隘詞旨

之蕪潔神味之修短若有一定而不能強焉嗟夫余今年四十有四矣多病之身未必更能深造而區區記述之志志不可以終虛也亦姑就才力所能爲者取以焜耀家乘而已其果能久而不亡耶長至後十日書其後在京師增刻八首今在甬上又刻三十二首歲月不居學殖日落其較前稍進耶抑反不如初耶覽者當自知之余可無贅也
戊申夏五月

容膝軒文集

目錄

五

賦申夏五月

雖前集載雅時又不暇咏雅覽者當日賦之余可無贅也

賦八首今茲韻上文後三十一首錄其不畧學誠曰吾其

而吾其果強公而不古雅矣至爲十日書其後在京師增

志不世以發靈夢亦誠錄下文復補錄卷類以賦錄不

四十首四卷卷錄以見未必更韻繁瑣而區區記述之

三蕪潔神味之修短若有一定而不能強焉嗟夫余今年

容膝軒文稿卷一

記

石湫義民祠記

鎮海王榮南



咸豐十一年冬粵賊陷甯波五縣明年同治紀元夏四月
七日官兵由定海入大浹江規復鎮海靈巖秦邱海晏三
鄉民裹白巾應之賊據鄉村者搜斬悉盡明日助攻縣城
克之進攻郡城戰靈橋門外陣亡者三十二人賊平有司
奉宣 德意准所在建祠於是石湫有義民祠之建蓋
朝廷之於死事雖草茅微賤而報之如此其厚也惟四明
古稱忠義之鄉往者流寇亡明我

容膝軒文集

卷一

世祖章皇帝應天順人混一區宇

聖祖仁皇帝繼之深仁厚澤浹於人心鷓鴣之徒罔不革
面而吾鄉諸遺老尙惓惓故國山岩海榭風波不靖者殆
三十年周之頑民皆殷之義士也今天下之平久矣蠶茲
小醜敢抗 中王師吾民肯與之共處高厚也哉方是時賊
氛蔓延東南幾無完土自諸義民捐軀後賊望風瓦解不
數年遂底蕩平此固由

聖天子中興將士用命然而海隅一戰首挫凶鋒諸義民
之功亦不可沒矣書於石以媿夫世之衣租食稅而
於 王事者也

國朝沿明制以經義取士歷數百年文體益頽靡而不可復振其號爲中繩墨者推之於世亦往往無所用之議者謂當因時改制儲非常之材以應世變輒廢格不果行余嘗伏而思作而歎曰至矣哉

聖天子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其必出於此乎天下非常之材常少而中材常多非常之材不擇地而生不待人而興功令不足以限之而亦能循功令以自見者也中材之士可上可下上之所施而教化行焉衆之所趨而風氣成焉苟導以功利富強之說未嘗不足取效於一時然而容膝軒文集

爭奪兼并之禍且相尋而未已暴秦之往事可觀已經義之制使人服習於聖賢之言牖其本心之明而化其桀鷲不馴之氣非常之材既有以正其本原而中材者亦不至懵然於邪正是非之辨偶有亂臣賊子出則人人深惡而痛絕之故不旋踵而就夷滅蓋經義明而人心正其效如此至於度支之盈虛兵力之強弱則

國家別有致此之故而於經義之廢興固無與也振文書院者本浮屠氏之居而改爲之其地介靈巖泰邱兩鄉之間有屋四十四楹前爲門後爲講堂最後爲崇賢閣祀曹放齋沈端憲黃文潔三先生其餘爲學舍而其外爲廡廡

之入合之田租爲束脩膏火之費不足則有力者伙焉其
課士一遵功令以經義爲重經始於光緒二年五月歲事
於四年某月同邑周某既記其大略而余復推論立法之
意以見夫經義之久而不廢者蓋由於此語曰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書院立而經義其自此益明乎若夫實
事求是卓然爲有體有用之學言之而可行行之而有效
原本經術而不泥於古世變百出吾從容應之而不離其
宗此非常之材

國家所汲汲求之者吾鄉雖僻陋豈遂無其人哉亦在乎
勉之而已矣倡是事者先府君諱錫山縣學生甫定議而
容廩軒文集 卷一
卒成之者廩貢生董德綬候選訓導顧國瑞理問銜監生
林鶴年舉人邱煥章廩生顧家桐王顯謨諸生俞汝昌周
乃大王炳奎樂俊巖卓厚栽也

崇賢閣記

吾邑學派導源於放齋曹先生至沈端憲黃文潔而其流始大後之論者於沈黃無遺議矣顧於放齋則但推其經學而不以道學許之書院之祀不得與沈黃並蒙竊惑焉夫經以載道經與道果有二乎放齋拒秦檜之招閉戶治經志節視沈黃何媿況其師爲婦翁李莊簡光實涑水之三傳弟子先儒學問具有淵源未可以意輕爲軒輊也若崇賢閣之並祀三先生庶乎得飲水知源之義矣閣凡三楹余謂宜購藏羣籍以供多士諷誦之資而三先生之遺書與焉顧其書或傳或不傳或雖傳而介於若存若亡之

容膝軒文集

卷一

四

間黃氏日抄其盛傳者也放齋易解雖不傳而永樂大典尙存其詩說全謝山入詞館時嘗借抄以歸今亦不可得見余嘗輯其散見者爲一卷而終以未見全本爲憾此雖傳而若存若亡者也端憲家集五卷則并無一卷之得傳僅傳其規友人詩云爲學未能識向背讀書萬卷終亡羊是卽師門宗旨之所表見而其他不可問矣書之得傳與否殆亦有數存乎其間乃若三先生之流風餘韻歷千百年如一日者固不隨著述爲存亡也是閣故爲福聚庵之大雄寶殿自庵改爲書院而是閣遂爲釋奠先師之所正學方興微言未絕三先生之墜緒庶有起而承之者乎

容膝軒記

人以眇然一身寄天地之間存於我者性命之精無一而弗備取於物者仰觀俯察耳目之所遇不待求而自足如是而猶若蹙然無所容者此吾心之廣狹爲之而於身之所寄無與也昔人有言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是說也雖避世絕物者之所尙而君子有取焉夫苟知容膝之爲安天地之大吾焉往而不樂苟求多於容膝之外雖結駟連騎庸有屨足之日乎君子不惜以身任天下之重而未嘗汲汲於榮利者誠其所見者大而貧富貴賤之迹不足以擾其心也自余幼時先大父始構是軒而以容膝名之

容膝軒文集

卷一

五

忽忽二十餘年人事之變遷不知凡幾向之以軒名者今皆易而爲寢獨是軒褊小不能容他物故余常據而有焉夫以天地之大而有軒以軒之褊小而有余皆其眇然者耳然余之居是軒也促膝而談有親舊之樂抱膝而坐有文史之娛時而憑弔古今覽觀雲物命酒獨酌頽然就醉浩浩乎一窮通齊得喪不知天地之容吾耶吾之容天地耶作容膝軒記

耶作容膝軒記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五

八

容膝軒記

槐蔭堂者吾高曾以來之舊宅先大父始仿晉國公故事植三槐於宅之東偏而因以今名名之者也往者粵匪之亂故家巨室之蕩爲灰燼者何可勝數惟吾鄉安然無事蓋海濱僻陋之地本非賊所力爭而諸父老保障之功亦有不容沒者是堂之得以世守非偶然也會余承先人庇陰獲與鄉薦吾兄因稍加修葺門之朽敝者易之地之傾側者平之丹堊之剝落者增之以百餘年之物一旦煥然以觀不可謂非快意之舉而獨於盛衰之間不能以無感焉憶余七八歲時自大父母以下皆康強安順每遇歲時

嘉會內外親屬大小畢集相與置酒燕笑爲樂一堂之上愉愉如也堂下故有池春夏之交大雨時行池水灑灑自庭除間流出游魚適流而上若信手可撥者槐之高不過丈許而其蔭可覆數人每暑月與諸昆季嬉戲其下涼風颯然自至當此之時熙熙然處高天厚地之中會不知夫少之能壯壯之能老而生之又有死也自辛酉以來諸老輩相繼凋謝而少壯者亦往往摧折不遂其天年二十年中悲泣之聲不絕於耳堂下之池旣淤爲場圃而所謂槐蔭者亦銷滅不可復見回思曩日景象遂如隔世然則登斯堂也余能以無感乎抑非獨一家之盛衰而已雖天下

之形勢今亦有異於古所云者今夫中外之界西北以山
東南以海而海較山尤險蓋其波濤洶湧茫無畔岸使人
望之卹然以驚而水之所際又往往有山以輔之故西北
代多邊患而東南常少亦其勢使然也自泰西諸國互市
以來番船渡海如履平地而火器之精悍尤爲前古所未
聞天豈欲撤我東南之藩籬耶何西人之多機巧也方今
朝廷整頓邊防不遺餘力而疆臣狃於和戎之已事務爲
因循粉飾以偷旦夕之安一旦有變則海濱首被其禍然
則自茲以往吾民將有不能以安枕者雖欲如前之歌哭
於斯堂其又可以常得耶夫坐論廟堂之上推賢薦能各
舉其職使外人有所懼服而不敢動民得安土樂業終身
不見兵革此士君子得志行道之所爲宋之文正庶足以
當之而余不肖未有以副先人之期望也姑記今昔之異
以寓身世無窮之感焉

重修妙林廟記

其於邑金文廟志夫

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而近世之廟大抵不考其功德之所及而相奉以爲神其有舉無廢者閭里之間相望也豈神之靈固不以地限與抑其名是而其實別有所依附與吾鄉妙林廟之神爲宋曹武惠王彬神之功德在江南其廟祀固宜而吾鄉本吳越分地神之澤所未及也然自明隆慶時建廟顧家橋之南天啟時徙王公塘上至今三百餘年矣其間繕葺之役難一二數規制豐儉視他廟爲得中而諸父老猶以爲未稱也相與釀錢庀材庠者崇之隘者廣之昔所未備者增之寢殿闕壯樓臺偉麗門垣庭廡咸改舊觀凡用白金五千餘兩經始於光緒庚寅某月至癸巳某月而告成以余粗習文字乃寓書京師屬爲之記惟吾鄉風氣質樸凡徼福免禍之事皆歸其力於神則今之崇奉周至無足異者獨其始所以祀神之故余終不得而詳也雖然有說焉今夫國家之設官以治民也然而民之畏官常不如其畏神何也官治明而神治幽明者易避而幽者難測也鄉僻之民或終身不與官接惟神近在里社能入其耳目心思而震動之故愿者勸於善而下者亦不敢縱於惡夫能使民去惡而就善則神之功德固已大矣而區區焉執祀典以議其後是余之陋也夫

滬上四明義塾記

滬上自中外互市以來五方士女鱗雜雲集而四明估舶
往還一宿卽至故寓滬者尤衆父兄之於子弟大率敦禮
師儒晨夕督課與里居時無異其餘志在就傅而適館授
粲之典廢而不能舉者亦往往而有也光緒十九年吾郡
諸薦紳旣於虹口創建飛虹書院而周司馬子蓮復築樓
五楹於書院之西偏以爲義塾凡童子之願學者咸得與
焉余足跡未至海外然竊觀滬上風景殆不類人世者豈
彼國習俗奢靡自古然耶抑亦機巧之日開有以致之耶
夫五行百產之精雖日出而亦有所限以區區一隅之地
容膝軒文集

卷一

九

而粉飾如此推而廣之天地之菁華幾何而不盡洩也金
陵維揚自昔號爲繁富之區然皆幽間靚密有深藏若虛
之概自非春秋佳日至其地者不知其爲美也獨滬上穿
鑿雕繪軒豁呈露數十年來奇詭工麗之形不絕於目急
管繁絃奔車馳馬之音不絕於耳遊人過客其樂至於忘
歸況乎當羈貫之年處雜糅之俗雖以詩書禮樂之澤日
浸而月灌之猶懼其不勝又可聽其時過而後學耶周君
立塾之意美矣先是君之友童孝廉炳森請余爲記余諾
而未果今爲補之其諸訓蒙之規用錢之數關於所不知

故不書

上四明義塾記

修京城鎮海試館記

光緒十九年冬戶部主事李君廉水修鎮海試館既成余寓館中最久爲之撫今追昔而歎曰夫創始者難爲功繼起者易爲力而有時若相反者豈非時勢爲之哉自我

朝定鼎燕京內城爲八旗所駐故直省會館皆在外城而鎮海計偕之士常休息於府館若大國之附庸而已及同治初年粵寇削平鎮海被兵較淺人文盛而物力豐其時內城禁限稍以疏闊鄉先生工部謝公吏部盛公乃購民居於小甜水井之旁以爲試館西依 禁闕東近禮闈臨試無遷徙之勞而間居有寬廣之樂士大夫往往稱美之

容膝軒文集

卷一

十

以爲出直省各館之上然其價廉工省曾不數月而告成何其易也洎乎歲月遷流廳事而外漸就頽敝補苴粉飾歲費數十百緡每暑雨傾注罅漏百出居其中者惴惴焉聽命於天人力若無所用之李君奮然撤其舊而新是圖事戒其苟簡費大於作始公私消耗勞怨叢集經營五年僅克歲事又何其難也然而李君能不畏其難以繼二公之美至於今處者有磐石之安過者有輪奐之羨則知時勢雖難得其人而爲之而難者亦未嘗不易況乎合天下之材以奠長治久安之業其收效不更易哉余嘉李君有功於試館甚大又感其事之可以風世也於是乎書

靈巖上游之水自瓔珞河東流二三里折而北行經湖塘以達於鄔隘有屋巋然峙於水西者曰靈山書院始建之者曰鄔明經聿聿有義行見鎮海縣志記之者曰督學院文達公亦見縣志而院中故有鄔氏祠以是遊學者甚少後遂傾圮舟行過之但見斷椽殘瓦零落墟莽中而已同治間嘗修之者曰鄔明經錦泉錦泉能文章其於書院特編葺數楹而荒寂如故也光緒十八年議遷祠於湖塘廟之北而集眾力以新書院者曰虞茂才清華佐之者曰虞茂才得祺虞氏多樸學而兩君尤勇於任事故期年而有容膝軒文集

淡南謝氏宗祠記

凡事無大小難易苟力爲而不忘無不可成者盍觀於淡南謝氏之爲祠乎謝氏其先由鄞天官第遷居十八都秦家畝村三傳而遷鎮海大淡江之南岸蓋居鎮海者二百餘年而未有祠同治己巳議敘同知紹禹與其從孫候選訓導周訓國學生傳訓始謀所以爲祠者訓導因立醮錢之法自男子始生以至發名成業皆量輸祠費而權其子母如是者有年猶不足則同知以己貲佐之爰度地於雙眼河之濱鳩工庀材俾國學生耿光董其役凡用公私錢共若干貫經始於光緒壬辰某月日至癸巳某月日而告成祠屋兩重每重五楹前爲門後爲堂翼以廊宇自始祖以下皆立主祀焉祠成之明年而訓導之哲嗣觀黻舉於鄉又明年就試京師屬余爲記夫祠者所以尊祖而收族其事固不小矣然自有力者爲之蓋亦未嘗不易而謝氏爲之至於二十餘年其先欲爲而未果者又不知凡幾可不謂之大且難乎然而卒以有成者力爲而不忘之明效也由斯以觀世之任事者雖有大且難於此亦可以毅然自信而不惑矣縣人王榮商記

孔墅嶺庵記

鎮海大浹江之南羣山橫亘居民鑿石通道以嶺名者凡十數而孔墅嶺最高登顛而下視川原廬舍不掩於山者一覽可盡而其東大海接天浩漫無際昌國諸島嶼隱隱出沒於風帆浪舶之間亦海上之奇觀也嶺故有庵在亭北歲久庵圯而亭僅存光緒二年林君鶴年釀金鳩工因庵之址而稍增其深廣作殿舍四楹時方改福聚庵爲書院乃徙佛像於是庵延僧主之又置田若干畝供施茶之費凡用錢若干緡歷若干日而訖事夫佛之教以慈悲清淨爲宗故其所居常在深山窮谷人跡罕至之地與龍蛇容膝軒文集卷一

三

虎豹狎處而馴擾之而爲之徒者或溷迹塵市以便其私如福聚庵者非佛之意也嶺雖出入孔道然地高而遠於村落庵門常晝閉行人就亭暫息無酬接之勞故於習靜者爲宜至於日入之後萬籟岑寂陰氣逼人或晦冥風雨林木之搖動禽獸之啼嗥奇形怪響往往駭人耳目而是庵鎮攝其間有以祛羣情之疑畏而履危險如坦途其爲功豈不大哉君子謂是役也可以悟凡事之廢興各有宜便不可執彼以例此也因書之以詔後之人

重建德興縣署記

德興爲縣始於宋其縣署在城之北隅背山面水廣四十一丈袤三十八丈明季嘗圯 國初毛令九瑞新之至咸豐七年而燬於兵燬而復建者慈谿陳君知縣事時其縣人承君之意而爲之也君素有經世之志旣由翰林改官戶部度部中事莫足以有爲也因求爲縣以自效光緒十九年冬奉檄至任居興賢書院而決事焉間視所謂縣署者自大門至於二堂規模粗具而風雨漂搖漸卽頽敝餘則蓬蒿彌望獨其基址猶可辨識而已詢諸縣人曰同治壬申孟侯慶雲嘗議建之未成而調任弋陽工遂中輟是歸然者卽孟侯所爲也蓋距今二十餘年矣君歎曰事有先於此者耶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祥燕視事日淺未有惠澤加於民何敢爲勞民之舉雖然縣署所以爲治書院所以爲學皆大事也今署廢而以書院代之官失其所以爲治士失其所以爲學祥燕居此心何以安今欲捐廉爲倡以竟孟令之緒幸而有成庶得從容休息專一思慮爲吾民籌興革之宜父老其許我乎則皆躍然曰是吾儕之責也其敢不勉遂諏吉於二十年之孟春釀貲庀材昔所已爲者修之未爲者建之外而堂皇內而寢室大而庫獄小而庖廡以次畢舉凡增屋八十餘楹用錢八千餘貫明

年十一又工徒告成闕壯堅密視昔有加又以餘力修葺

書作肄業者居之蓋一舉而兩善備焉於是縣之士民

相與造君之庭而言曰吾邑羣山叢雜地僻而民貧兵燹
以來元氣未復同治間茶市稍盛故興作較易然猶中道
而止今以日就窮瘠之區一旦因侯之言集衆力以蔽大
役民不知困工不言勞維吾儕始願不及此此侯之德意
所鼓舞而成也請爲文以記其時功君重違其意乃寄書
京師以屬余余謂君能以誠實惻怛之心感其民於下車
之始則其後之所設施者可知矣德興之人能以急公好
義之心感縣署於凋敝之日則其他之不令而行又可知
矣然則謂瘠土之民不易使者果民性使然與抑亦誠不
足以動人而但以法令智術驅使之故民皆漠然而不應
與夫能聯上下爲一體匪特有作必成而已也充其效雖
堅甲利兵可使制梃以撻之古人之言不我欺也余故樂
書君之事以爲世之臨民者告焉君字子封光緒己丑進
士董是役者舉人楊嗣榮貢生舒理元例得附書

容膝軒文集

卷一

五

凡宋元廢未廢同治開茶市餘盛與非輝長然餘中散

休地故國之親而言曰吾邑羣山叢雜地僻而民貧兵燹

書君之事以爲世之臨民者告焉君字子封光緒己丑進

士董是役者舉人楊嗣榮貢生舒理元例得附書

崇正書院記

昔者戰國之時正學不明君臣上下交騫於功利相傾相軋獨孟子抱其區區之仁義以息邪說正人心爲已事世主皆迂闊其言而莫之用其後六國皆入於秦秦無所取利不旋踵而亡而仁義之說歷久而不廢邪說之不勝正固其理也今天下之變益奇爲功利之學者益精且巧舟車器械皆耳目之所未經殫思竭慮務以貧弱中國中國才智之士皆推崇其學以爲出我先聖人制作之上而仁義之說幾於復廢豈正學至是果無用歟抑亦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歟賴 聖人在上扶正學於衰晦容膝軒文集 卷一 七

之秋使邪說有所遏抑而不得逞天下之人不至迷於祈嚮而尊君親上之心卒堅持而不變然且不免於貧弱者非仁義之效固不如功利法久而浸弛忠厚有餘而裁制斷割之道或未足也損其有餘補其不足正氣充溢外邪不侵其勝於功利之效萬萬矣豈非理之可信者乎鎮海崇正書院始作於康熙五十八年乾隆嘉慶間一再新之事詳前記惟校士之典久而未舉至是而劉明經鵬等釀金數千爲月課之費尊經稽古一遵功令資給優厚規制嚴肅議既定而請記於余余感夫世變之日新嘉諸君子之能崇正學而不爲邪說之所搖奪也於是乎書

重修井溪廟記

泰邱鄉之上傳村有井溪廟相傳祀郭姓之神其來久矣
光緒三十二年村之人葺而新之既竣事而請記於余有
尼余者曰方今世運昌明阮瞻無鬼之論盛行於天下神
道設教之說將自茲廢矣區區村廟之興作何以記爲應
之曰唯唯否否不然傳曰國將亡聽於神此爲不務民義
專媚神以徼福者言耳若夫祈年報賽之典奚爲而可廢
也生民之初厚於妻子而薄於父母幼則依之壯則離之
死則棄之與禽獸無以異也有聖人作然後推吾身之所
自來而致愛於親又推吾親之所自來而致敬於祖有祖
則有鬼有鬼則有神而祀典興焉彼外人者未漸吾聖人
之教人死則以爲無鬼而報本追遠之禮皆缺而不舉然
且天主耶穌教堂林立則神之說猶未盡絕焉特彼所事
之神專而壹而吾中國聖人之教以爲隨時隨地皆有神
以鑒察之是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有當祀之神古有
田社而今有神廟其義一也今夫水旱風潮之爲災螟特
蠹賊之爲害其關係於吾民之生計者甚大中國聖人蓋
嘗多方以防護之而莫能免也夫以吾民切身之災害而
人力不足以禦之則安得不求助於神其幸而無災害矣
則又安得不歸功於神是故春而祈焉秋而報焉寢殿以

安之袞冕以榮之牲醴以享之音樂以娛之靈旗社火以
發揚而震動之事雖迺於戲而扶陽抑陰勸善懲惡之義
寓焉論者不察一切指爲迷妄奮然攘臂而欲去之者多
矣而豈聖人設教之本意乎井溪廟者其旁有井有溪故
名或謂之錦溪其取義殆弗可深考然吾聞其民善歌謳
有河西齊右之遺俗伶人度曲稍有脫誤輒能指正之其
待客禮意尤厚是亦山村之佳話不可以無傳也尼者無
言而退遂書之以爲井溪廟記

容膝軒文集

卷一

九

陳氏思本學堂記

往時吾邑葉君澄衷建蒙學堂於滬上規制宏壯實開內地風氣之先 朝廷賜書褒美爲興學者勸由是葉氏好義之名聞於天下吾鄉陳君瑞海葉氏之戚也歲爲滬上學堂監督耳濡目染中心景慕者有年矣一日奮然曰君子之推恩也必自近者始吾力未能及遠先加意於一本之親其可乎會陳氏祠堂徙於水南君飲費七百餘金族之人以其地歸君君就故址營學舍兩重東臨曠野有角藝之場其三面則陳氏聚族居之於就學爲便通州張修撰審署其門曰陳氏思本學堂思本者君先世所居堂名

容膝軒文集

卷一

三

也門左右凡六楹爲食息會計之室後爲講堂凡三楹廣可容百人堂之右曰東齋曰暫憩室左曰西齋曰總課室凡八楹皆通兩室爲一空明洞達無少壅蔽階上鑲鐵爲闌楯階下雜蒔花木金碧輝映其南偏則庖湑之室傍水爲門凡五楹經始於光緒丙午十月至丁未四月而告成凡費白金五千餅堂中器物之費又二千餅歲延教習三人學額六十人皆陳氏之子弟不足則招他姓補之而量收其學費族之子弟減焉極貧者免焉不收費不足以持久不減且免不足以睦族而恤貧蓋其慎也爰以五月八日行開校禮鄉之學堂自靈山時敏而下合羣撰詞畢來

致賀遠近聚觀者無慮數千人贊嘆之聲不絕於耳可謂
鄉校之盛事矣於是校中執事諸君先後述陳君之意請
記於余十月已巳余自時敏汎舟過之徘徊審覽諦問原
委竊歎夫封殖之徒深閉固拒視他人之失學與否漠然
無動於其心不轉瞬而銖積寸累之所有爲其子孫揮斥
殆盡者何可勝道陳君能慕義興學而又不忘其本如此
雖廣狹不同其足與葉氏並傳無疑也遂不辭而爲之記

容膝軒文集

卷一

三



雖廣狹不同其足與葉氏並傳無疑也遂不辭而爲之記
餘蓋昔向而無或則其論其學而又不忘其本也
無愧於其心不轉瞬而銖積寸累之所有爲其子孫揮斥
殆盡者何可勝道陳君能慕義興學而又不忘其本也
矣辭其夫特賦之於我問曰此人也夫夫學與否莫於
頭能余十月已巳余自時敏汎舟過之徘徊審覽諦問
原委竊歎夫封殖之徒深閉固拒視他人之失學與否漠
然無動於其心不轉瞬而銖積寸累之所有爲其子孫揮
斥殆盡者何可勝道陳君能慕義興學而又不忘其本也
如此雖廣狹不同其足與葉氏並傳無疑也遂不辭而爲
之記

記

鎮海王榮商

記淡口禦法船始末

光緒九年法蘭西圖越南屢爲越將劉永福所敗越本屬中國永福又廣西人故邊將頗助之五月法使脫利古來天津詰問意在內犯沿海各口戒嚴先是英吉利犯鎮海由乾口門登岸故議者以淡口南防爲尤重十年春浙撫劉秉璋至鎮海相度形勢自金雞山迤南至育王嶺駐兵六營提督歐陽利見統之北岸駐四營記名提督楊岐珍統之招寶山攔江泥灣港口各礮臺守備吳杰統之同知

容膝軒文集

卷二

一

杜冠英爲營務處游擊錢玉興駐梅墟爲後路超武元凱兩輪船及紅單師船泊口內小港五鄉礮皆泊礮船江上設馬渡船江口釘木椿沈石船於兩旁而虛其中流以通出入別購小船四舊輪船一儲石以待口外設水雷數十具各要隘密布地雷鄉村辦民團漁團以絕漢奸而招寶山麓烏龍岡各添築礮臺一金雞山添築礮臺二曰天然曰自然提督親駐焉其他石壘圍牆所在皆是四顧山望臺高出雲表林木中往往設旗幟爲疑兵備禦之嚴前此所未有也六月法人犯臺灣七月犯福建燬我兵輪船礮臺尋復犯臺灣十二月總兵吳安康督兵輪五艘援臺中途

遇敵望風奔潰澄慶馭遠二船駛入石浦港十一年正月
辛丑朔放水自沈開濟南琛南瑞三船駛入鎮海江守將
慮其引敵麾之去江督曾國荃亦嚴電催促令回長江時
浙洋無一敵船而吳安康等懼爲所邀竟不敢出甲寅法
船四艘游弋蛟門外始沈船堵口開濟各船泊樁邊助守
乙卯法先以一小時來犯招寶山礮臺擊卻之尋一大黑
船牽三船繼至與礮臺兵輪互相轟擊法船受傷而退法
礮彈墜城內外無一炸者居民不傷一人時以爲神佑丁
巳法復以大船來犯我軍擊傷其烟筒法不敢復進僅以
一船泊游山下相牽制而已而守者自言丙辰己未夜法
用魚雷小艇來襲屢爲南北岸防兵擊退又有法酋孤拔
被殲之說或云孤拔死於閩江傳聞異辭莫能定其虛實
也時法船久泊不去我兵晝夜嚴防不得休息閩中復調
兵五營助剿會馮子材蘇元春等大捷於諒山法人叩津
門求和海口解嚴諸將升賞有差惟游擊蔣超英參將金
榮以石浦事革職留繳船礮吳安康等助守有功免其處
分各營防兵以次遣撤居民安堵如故然越南遂爲法人
所有雲南廣西皆與法界毗連邊事益棘手矣

黃俊生贈書記

黃大令俊生將赴闕出其殘書若干帙分贈故人余亦載一捆而歸發視之書凡數百卷經史子集無所不有雖首尾不具然皆余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因爲編次其目而重有感焉蓋余家世爲農自先君習儒業始稍稍有書然力薄不能多購粵匪之亂郡縣各城皆爲賊窟良民被掠者往往自賊中逃歸或攜金帛而出守門賊輒搜括以去惟於書則賊雖見之亦不禁由是故家遺書分散四出鄉村之間至有權劬兩而賣之以易升斗之米者而余是時年尙幼不知書之可好也及丙寅夏寓齋遭火而先君之書

容膝軒文集

卷二

三

都盡存者友人所假數書而已會天下承平郡中藏書家撫拾散佚稍還舊觀而封疆大吏往往設局刊書流布海內本善而價廉自有文字以來得書之易殆無逾於此時者而余之力亦不足以聚之每緝各家書目輒歎息不能自已私竊自念古人之書雖淺深純駁不一然皆畢生精神之所寄也而書成之後或隨時而散失或束閣而不觀又或願見而不可得如余者豈少也哉俊生爲贈太常卿維煊之長子太常藏書甚富俊生自兒時卽能讀之故弱冠已有詩名今且出其餘以治人而是書特其所棄耳夫以俊生之所棄而余得之方欣喜而不自禁人之才力相

去顧不遠與然余以爲是數百卷者雖殘缺蠹蝕蓋亦古
人精神之所寄也而千百年後經束縛棄置之餘忽有人
焉繕閱而整理之古人有知倘亦欣喜而不自禁耶然則
俊生之惠不可忘也俊生名家鼎鄞縣人是書卽喪亂時
所得故無一足本云

容膝軒文集

卷一

四

墨海樓觀書記

吾郡藏書家首推天一閣范氏次則抱經樓盧氏其餘遭
亂散失或後人以貧故喪其遺書者不可悉數惟二家之
書久而無恙故其名最著論者謂有神物護持之殆信然
與其繼二家而起者曰墨海樓蔡氏墨海古硯名而蔡君
棻卿以名其藏書之樓蓋喻其所蓄之富云爾余生平交
遊甚寡每以試事至郡城落落無可詣者然寓廬常與蔡
氏相近頗聞棻卿豪放喜聲妓每遊滬上脫手數千金立
盡一時有蔡蕩子之謠不聞其他有嗜好也歲戊寅館陳
魚門太守家太守賓客甚盛自范樵磐盧寶輝陳琴圃三
容膝軒文集

卷二

五

數人外余不能徧識時有台州王子裳者嘗飲棻卿家聽
其姬人朱盈盈鼓琴因爲之引余聞而慕之以爲棻卿乃
近時之風雅者亦不知其能聚書也壬午春館水臆橋竺
氏館中無書可讀聞寶輝在蔡氏因過訪焉時棻卿已歿
其家方延人編書目始登所謂墨海樓者而觀之寶輝因
言棻卿平日輕財重義故家子弟攜書求售者棻卿輒以
善價與之其人請益不已棻卿輒問君所需幾何往往滿
其意以去以是得書無虛日及棻卿歿而諸故人漠然無
所向相與歎息泣下而墨海樓之書則旣富矣語次見一
琴橫書堆上塵封甚厚寶輝指謂余曰此朱盈盈舊物也

萊卿歿後姬妾星散盈盈獨自滬上來歸矢志守節訓其子悅生甚有母道而悅生亦聰慧能讀父書矣余聞之爲之肅然起敬是夜宿樓上東西繙閱漏四下乃寢次日與寶輝申後約而別嗚呼人生之修短百物之聚散自達者視之蓋莫非前定焉萊卿卽無此數萬卷書豈能長享其富厚之奉而沒世之後又安能令人流連慨慕若此哉然則以萊卿所爲與世之求田問舍者較亦未必彼之爲得而此之爲失也范盧二家之書余皆因寶輝得觀之而惜其不能久留也今而後蔡氏之書庶足以慰生平之飢渴乎因爲文以志吾幸萊卿諱鴻鑑號秋蟾著有詩詞數種

容膝軒文集

卷一

六

藏於家

大梅山館書目記

吾邑姚復莊先生以詩詞駢體文名於世而以其餘技畫梅世無不愛先生之梅者於是先生自號曰梅伯而以鄞之大梅山署其館畫之所入一日可得百十金而盡以其金購書於是大梅山館之藏書幾與甬上諸故家相埒而先生手編之爲書目蓋先生畫愈工書愈富而詩文亦愈有名相傳先生抄書日二十餘紙病中猶手不釋卷世徒震驚先生之才以爲不可及豈知先生之勤學好古乃其所以爲不可及也先生歿後書歸墨海樓蔡氏目亦隨之以去故鎮海藝文志盡載先生之著作而書目獨遺壬午

容膝軒文集

卷二

七

春余於墨海樓見之歎其聚之多而散之易也因記其略以見先生著作之所從出凡經一卷爲類二十有九史二卷爲類四十有三子三卷爲類五十有六集五卷爲類三十有六餘五卷皆道藏釋典傳奇院本之屬爲類三十有四總爲大梅山館藏書目十六卷嗚呼書之沾溉人者至無窮也而聚散之倏忽無定若是獨其優游醞釀以成此區區之名者能長留於天地間耳觀於是編可以慨然而興矣

訪俞長洲父子墓碑記

靈巖之俞在前明爲望族竹所先生以孝行著長洲少尹以吏治稱而長洲諸子並顯於時其叔子河源知縣世中相傳黨於分宜以貧緣得官志乘簡略未由知其詳也墓在長山硤之西南規制宏敞土人呼爲俞十萬墳余舟行過之每思摩挲遺碣以助文獻之徵卒卒未暇乙酉春養疴振文書院相隔僅一水乃借沙君光甫董君引孫王君蕉軒操舟往訪之墓前石馬二翁仲二正中三冢繚以短垣兩旁各數冢蓋俞氏數世聚葬於此碑在翁仲側左右各二皆仰臥跌上碑文爲苔土所封模糊不可讀洗剔數

容膝軒文集

卷二

八

四竭目力乃能辨左二皆長洲碑一爲墓志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辰靖沅州等處兵備半湖陳槐撰長洲名憲甫字士欽號東川孝子竹所之曾孫由例貢爲長洲丞所載吏治與志傳合碑又稱其解組後操贏相時富甲一邑然則十萬之稱有自來矣一爲行狀工部營繕司郎中史誠撰卽墓志之底本首尾已不具右首爲世中碑萬曆壬辰湖廣永州府知府孫婿葉萬景撰世中字守之號靜峰與仲兄世才並治春秋世才魁正德丙子順天鄉薦而世中由例貢爲壽州別駕起擢河源知縣有反風滅火之異滿五載告歸邑令議鑿育王嶺引東錢湖水溉三鄉田世中

以穀米易出沮之而止其一已漫漶僅撰人結銜翰林學士學院事數字可辨大約亦世中物而世中家居時總督胡宗憲勦海寇調兵於穿山過長山街造廬訪焉宗憲爲分宜私人嚴黨之說或因此而附會之歟余旣錄其文之可辨者以歸因歎世中以富家子牽絲爲吏歸田而後猶能使封疆大臣枉駕相過其一時意氣之雄蓋可想見而里之人不惟不以爲榮幸反從而鄙夷之流傳至於數百年之久遠而猶不免於黨惡之譏以此見趨炎附勢之不足貴而士君子之欲砥礪名節者其亦可以獨立而不懼矣世中子克明由萬厯歲貢授福州之侯官丞跡跡多才容膝軒文集

卷二

九

所著有寤真頤神等集檢縣志有萬厯歲貢俞文明疑卽克明之誤而仕履撰述皆不載此後人所當補入者故並記之

記祁文恪公軼事

壽陽祁文恪公余會試座師也始余釋褐時凡公卿中有
師道者皆嘗修弟子之敬私念海濱下士一旦得與
天子之大臣分庭抗禮而親承其警欬固已幸矣又敢爲
矯激之行以自高乎其時自南皮相國以下得見者十人
自高陽相國以下不得見者尚十餘人余亦遂不復往見
而仁和許尙書嘉定廖侍郎至辛卯鄉闈中始見之其餘
皆以無事不得見蓋爲大臣者有奉職之勞而余亦頗愛
間居之樂是以兩相忘而不覺也今世之所重尤在座師
余亦不敢妄自疏遠然錫尙書未見而薨嵩尙書僅一見
容膝軒文集 卷二 十

尋亦徂逝至今以爲恨濟甯孫尙書爲余本師視他座師
尤重又與余隔巷而居余得晨夕往候之然尙書樞務尤
劇每至門輒悵然而返自丙戌進謁後僅於宴會及入直
時一再望見之而已因又自念人生遇合固有定若師弟
子之相見豈亦有數存乎其間耶惟文恪公則不然公之
視學吾浙也浙人士皆頌公仁恕雖被擯黜無異辭余固
已傾慕之及主丙戌試門下士數百人公與之見皆依依
有情其門者亦詞色卑下客至卽通謁無稍留者余以是
得數見公公貌粹而氣和聞人一善稱之不容口余與陳
蓉曙同居內城公見余必問蓉曙見蓉曙亦問余一日謂

余曰聞汝閉戶著書是何書也余以校漢書對公頗有激賞之言嗚呼以余之固陋而公所以獎進之如此則於才且賢者可知矣公外和而內方嚴造次必於禮法與人言一出於正人亦不敢以私干之凡 廷試卷皆糊名而閱卷者往往陰用前代通榜之法以爲去取或記錄前列之詩先時傳播言官至登諸彈章其公正慎密者自公之外落落可指數也雅不喜西法門下士有願爲總署司員者公聞之輒蹙額相見必力阻之曰奈何與若輩相周旋耶公諱世長字子禾壽陽相國諱奮藻之子由庚申翰林累官至工部尙書清操卓絕薨之日家無餘財其生平未嘗容膝軒文集

卷二

十一

市恩於人而人皆思之不能忘嗚呼公可謂古之大臣矣公之盛德其大者宜載於 國史義不得私爲傳其小者余亦不能盡知獨其言論丰采有往來余心而不去者用敢記述一二以見弟子之於師雖一晉接之間而相感之深有如此也

七千卷樓記

七千卷樓者奉化孫仲鳴內翰之所築也先是晉有范蔚者聚書七千餘卷遠近就讀者甚衆蔚爲辦衣食其事甚雅故流傳至今而仲鳴藏書之數適與之合因以七千卷名其樓而請余記之余曰古者以竹帛爲書非內府所賜故家所傳世莫得而見焉好學之士必從人求借手自抄寫經年積月始成卷帙其聚之之難如此故有書七千卷足以豪矣今也書多而價廉囊金入市雖立致數萬卷不難子素負博洽之名而所藏止此又無奇祕難得之本爲遠近所傾慕顧沾沾焉揭所有以名樓毋乃示人以不廣

容膝軒文集

卷二

三

乎仲鳴曰吾非敢炫其所有也吾生長寒素弱冠而後備文字以爲生者殆二十年而歲節所入以購書銖積寸累以有此數蓋世之得書易而吾之得書固甚難也以其得之難故吾亦不忍淡泊相遭而時竭心目之力以從事其間又爲是樓以皮置之他日倦遊而返吾得與此七千卷者朝夕晤對以娛吾老以傳之子孫吾之願足矣且吾常以虛名無實爲深恥吾之書止於七千卷而又有前世故事爲之佐證則其名樓也固宜至於奇祕之本吾力不足以致之然烏知夫數百年後不更以吾所藏者爲難得之本哉余憮然曰子之言是也遂書之以爲記

巖二二莊濬河記

靈巖之河自長山硤而東最爲深廣餘皆淺狹不能多容
水而二都二圖之河旣狹且曲往往數里之近舟行半日
許乃至故其淤淺尤甚於他河雨則溢旱則涸里人議濬
之久矣光緒二十四年余請假南歸言於林君禮孝君首
捐千金傅君賚弼等和之遂設局於傅氏宗祠諏吉興工
爰自孟冬訖於歲除天氣和煦雨澤稀少治防出土無間
日時凡濬幹支河共萬有三千餘丈用錢萬有一千餘緡
自諸富人捐資外賦諸田者蓋十之六七焉方濬之時淤
泥山積道路壅滯耕夫織婦咸有怨聲甚者謂費出自官

容勝軒文集

卷二

三

履畝徵錢悉歸中飽眾說紛紜莫可究詰會明年夏大旱
舊河旣涸賴新水漑田浹旬而雨禾以不槁久之又知官
實無費然後浮言乃息蓋區區一隅之水而治之之難如
此其卒免於謗議者幸耳是役也籌給工食不愆於期傅
奉常家銓之力會計出納無敢侵冒邱太學鈺殿之勞相
度地勢巡視河干以董以勸余兄榮唐及林君萬祥朱君
其濂之功至於稽隱匿督逋負奔走先後實賴羣力以觀
厥成余也無所事事惟是紀述之職不可以辭乃書其略
於石

戊庚事變記略

余於戊戌閏三月乞假省親側聞朝廷開言路改科舉
百度維新欣然有中興之望及聞王照一言而禮部六堂
官皆斥瞿然曰黨禍將作矣會家慈患腹疾遂於八月四
日繕摺陳情暫留侍養踰數日而

皇太后訓政康梁之黨誅逐一空蓋殺機萌於是矣是年
冬立大阿哥宮闈之內傳聞互異庚子夏遂有義和團之
變中外失和亂民載道輦轂之下號令不行及洋兵入都
城六飛西狩衣冠塗炭於時裕祿李秉衡聶士成羅榮
光等以力戰死許景澄袁昶聯元徐用儀等以直言死剛

容膝軒文集

卷二

古

毅崇綺徐桐廷茂等以憂懼死熙元壽富王懿榮崇壽寶
豐宋承庠等以悲憤死趙舒翹英年毓賢啟秀徐承煜等
以逼迫死其他邂逅捐軀經溝瀆摧鋒鏑者不可勝數玉
石同焚言之酸鼻逮辛丑回鑾時局粗定余亦奉慈命
來京供職俯仰今昔感慨係之嗚呼孰知此數年中風雲
之變幻一至於此哉夫忠義之士何代蔑有益棺論定今
也不然正人被誤國之名而哲士昧保身之義雖曰厄運
使然亦人謀之未臧耳死者已矣來日大難譬彼舟流不
知所屆執筆記此泣然不知涕之無從也光緒壬寅七月

二十七日記

移築永豐塘石口記

吾鄉三面皆山其東爲大海而海口有舟山大樹金塘諸島嶼互相屏蔽風濤紆緩海塗逐年淤漲居民築塘捍海率聚土爲之惟永豐塘之北首爲算山礮礮在山麓如弓梢外向而塘身內曲如無弦之弓曩時離海較近有石口一段礮旁之石皆方正凡十餘丈餘則大者如斗小者如拳與沙土相依附凡三百餘丈自雍正季年始築以迄於今塘距海日遠潮汐不至狸鼠之所穿穴漁牧之所蹴踏石之傾圯剝落者固不少矣光緒二十八年家兄榮唐以海塗高仰可田請於穿長場寶大使築久豐新塘北首仍容膝軒文集

卷二

五

自算山礮起與永豐塘相銜接漸南則相離漸遠大約內塘形曲而外塘形直如弓之上弦然塘內蓄田九百餘畝而塘外漲塗尙數百丈潮之紆緩如故也踰二年秋八月颶風鼓浪爲數十年未有之巨災沿海田廬漂沒無算惟吾鄉被災較淺外塘間有衝蓄然北首一段仍屹立無恙尋常潮汛亦惟北首爲最弱蓋今昔情形不同就目前而觀外塘無石口亦可而墾田者以爲內塘之石無益於捍禦而有害於耕植不如移築外塘爲便家兄以爲然遂於三十三年夏四月釀貲興工外塘加寬丈餘下填松椿石砌石口而內塘仍添培土方是役也撥拾修補費與購石

等然內塘之石旣盡輦鋪所施無復室礙壅務當日有起
色家兄欣欣然方自謂一舉兩得之計而爲忌者所藉口
遂譁然有毀塘之說矣其年秋九月吾鄉始立約章分六
圖爲六區家兄充區董顧生潤庭者余中表戚也素與家
兄齟齬擯不與共事顧生大恚遂以毀塘訟於大府大府
信之遣屬員行視責令如式賠修而視者以爲外塘堅實
內塘亦完善且田之墾者已半萬無更築石口之理頗不
直顧生所言而顧生持之甚堅好事者從而和之紛紜之
說久而未定夫充潮之力可以無堅不摧外塘不足恃內
塘之石口果足恃乎然使顧生力阻於改作之始則所謂
容膝軒文集 卷二 六
仍舊貫者未爲無見而其事亦可以中止旣成矣爲者無
自私之心居者無不測之險乃猶危詞悚聽欲糜財力於
無用之地以快其意見之私是亦不可以已乎余故詳記
其事以俟夫世之尙論者平心而察斷焉

贈楊文醒禪序

余觀文人之負盛名者大抵摭拾先朝遺逸及近世名臣碩儒之事蹟而表章之或搜求非常奇偉可驚喜悲愕之行以自發其光彩故其文尤不可磨滅蓋不獨人以文傳而文亦託於人以自重也獨歸熙甫以晚達之故其所爲志傳不過內外姻親耕夫織婦之屬雖其所稱爲文學士者亦祇鄉黨自好無卓卓可稱道之事而熙甫爲之文字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夷考唐宋諸家於無足輕重之文

容膝軒文集 卷三

卷三

一

間一爲之顧未有如熙甫之多者熙甫於其人亦不肯妄有嘉許往往就家常瑣屑從容敘次無粉飾張皇之意然至今讀其文猶可想見其爲人焉夫以無足輕重之文爲之又如是其多而能使人諷誦流連與名臣碩儒之事蹟無異非其文之工何以至此故嘗謂自有記載以來使尋常庸猥之人皆得附名字以不朽者自熙甫始也余旣愛重其文私念文者學人之職業若農之治田工之爲器械商賈之持籌握算不問其能精與否凡以盡其分之所當爲而已而世之自能不朽者上之列於史冊下之則有門生故吏之傳述無由見於余文余亦不能取不知誰何之

人無端稱說其生平而聊以自重也獨於先人之言行朋輩之情好有往來於懷而不能去者輒竊取熙甫之意而衍述之以爲文其能傳與否有不暇計亦以自盡其職業而已楊君醒禪爲余族姑之夫少時嘗及先君之門今又同主傅氏其好余文甚篤若余之於熙甫者歲暮謂余曰子必爲文以存吾名余謂君文學行誼皆循循修飭有古儒者之風使得如熙甫者而文之其不朽必矣惜乎余文不逮熙甫之萬一而君之請又不可虛也姑敘夙昔所見以贈之君亦有以諒余之固陋矣君名培元醒禪其字也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二

人無端稱說其生平而聊以自重也獨於先人之言行朋輩之情好有往來於懷而不能去者輒竊取熙甫之意而衍述之以爲文其能傳與否有不暇計亦以自盡其職業而已楊君醒禪爲余族姑之夫少時嘗及先君之門今又同主傅氏其好余文甚篤若余之於熙甫者歲暮謂余曰子必爲文以存吾名余謂君文學行誼皆循循修飭有古儒者之風使得如熙甫者而文之其不朽必矣惜乎余文不逮熙甫之萬一而君之請又不可虛也姑敘夙昔所見以贈之君亦有以諒余之固陋矣君名培元醒禪其字也

送陳子封之官德興序

今之縣於古爲侯國而知縣之難爲視侯尤甚舉一縣之事而無所不當知之而無所不當爲大吏之格於上胥夜之蒙於下同官之睥睨於旁內而幕友之挾持外而勢家之請託以至子弟親戚奴僕之屬一或不檢皆足蔽我知而撓我爲故余嘗謂知縣之任非智仁勇三者兼備不能勝也然而世之人多易視之捐重金以爲餌懸三尺以爲鵠戟冠大裾而坐於堂之上曰吾知縣也問以縣之事則曰吾知上官之喜怒而已知宦橐之盈虛而已其他則吾不知嘻縣固若是之易知乎哉吾友慈谿陳子封平素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三

究心於經世之學其官由庶常爲部曹而改知縣其縣由廣東海康而改江西之德興其之任也思有異於世俗之所爲而索余言以鏃厲之夫未爲者不能知也必於旣爲者徵焉憶去年冬子封放賑霸州周厯村落核戶口多寡不以爲煩風雪載塗往返四百餘里不以爲勞夫耐煩與勞而持之以無怠何事不可爲者而子封又善醫嘗爲余及內人治病其辨證也審其用藥也果而醫固仁術也然則智仁勇三者子封蓋兼備之充是量也豈惟德興雖治天下不難矣書之以驗其後

贈陸漁笙先生序

同治間吾郡以時文著名者數家其一卽吾師陸先生余時未識先生而於數家者皆嘗誦習其文以應有司之求然竊以謂近世之文號爲工整而實則靡靡成風獨先生文有得於山水清華之氣視古之所謂文者殆相去不遠也已而先生主講鯤池書院得余文而稱之吾友俞樹周自郡城歸以語余余因介樹周以見於先生先生獎飾過當時余爲諸生已十餘年連遭大故神志沮喪自念生長窮山中落寞終身固分內事得先生言遂若栩栩有生氣其後先生逢人卽掄揚聞者往往目笑之而先生未嘗稍

容膝軒文集

卷三

四

變然先生非特稱余而已凡吾邑能文之士若胡子錢盛省傅石季初樹周諸人先生皆稱道不去口余竊慨歎以爲古所謂一個臣視人之技若己有者庶幾於先生親見之耶及余將服官京師先生爲余計者甚周且誨之曰子禮數脫略非處世之道也吾視學隴右文官自典史武官自把總以上吾皆與之分庭抗禮以是得免於訾毀夫持身宜介而接物宜和子其識之余唯唯而別旣至京閒居無事頗思遵用先生之言與當世賢士大夫遊從以稍擴其聞見而山野之性不習車馬每一出門則閉置帷中僕御前坐足不得伸縮輪蹄展動傾側顛簸心駭目眩造廬

投謁或終日不遇一人既見又不能作寒暄語賓主恆瞭然相對偶語一事則方音雜糅彼此皆不能詳其顛末因又自念以余之鈍拙而周旋時世間不能爲益徒取嫌耳遂絕意不復詣人人亦無詣余者然每思先生言未嘗不自媿其才之短也庚寅秋先生來京相見意甚憐余而無如之何歲暮則問其有無緩急疾病則好言撫慰之曰吾曩年亦如是子無憂也余雖無所求於先生又明知先生非多病者然心益感之灌陽唐學士者余丙戌房師而先生之辛未同年也一日先生語學士曰王某孤寂可念君能分餘光以照之乎學士笑謝曰吾亦孤寂者安能照人

且凡事有命豈人力所能爲耶是語也先生未嘗告余而學士以先生故頗重余數驅車相過爲道先生語如此於乎先生之於余可謂始終曲成不留餘力者矣苟非木石其能漠然無動於中耶先生詩古文駢體皆蔚然深秀又自負有治賦之才嘗戲與人言吾若筦度支當使國用不乏余謂先生風流宏獎休休有容使處鈞軸之任真賢宰相也區區出納之事何足以溷先生哉惜乎世之用人方拘於資格而先生亦倦遊思返無復有出山之意矣余旣不獲追隨左右因述素所拳拳者以爲獻以見余於先生雖蹤跡疏闊而知己之感固未嘗一日而忘之也

贈俞樹周序

已無長而人稱之是諛已也非知己也已無短而人攻之是謗已也非知己也有長而稱之有短而攻之斯真知己矣雖然人之相交也稱者十九攻者十一是何長之多而短之少也抑人之情有蔽焉稱其長不問己之果有是長與否而以爲知己也攻其短不問己之果有是短與否而以爲非知己也如是則稱之者日多攻之者日少矣然則己果無短耶抑有短而不自知耶人果不見我之短耶抑見之而不我告耶見之而不告告之而不受所謂知己者果何益耶余竊致疑於此故凡與余交者往往面攻其短

容膝軒文集

卷三

六

以爲朋友之道固如是也然坐是不見悅於人人皆目爲非知己而遠之獨俞君樹周交余最久君少孤能自奮於學事親行己粹然無闕失惟於文字有自矜之意視科第若可操券得者一失望則悲不自勝余謂其信命未堅常察言觀色而力攻之初若格格不相入而卒以余之言爲然余有短君亦無所隱諱而余受之與君同故愈久而交愈篤斯可謂之真知己者也今年春君負用世之才獻於禮部不見收而歸其言色甚和無幾微不自適者余服君進德之猛而惜會合之不可常也作知己說以贈之

贈石季初序

余里居時於天童育玉瑞巖靈峰嘉溪諸山無弗至者其
林壑皆深秀有致而瑞巖遊人稀少尤稱幽絕瑞巖之水
東注爲蘆江江於近村諸渠中最大余嘗偕胡子錢操舟
往遊微風搏水有波瀾起伏之觀既登陸循伴雲居而入
徧覽所謂十二峰者隱隱在雲霧中不可盡識但見竹樹
彌望蒼翠欲流而已時盛暑天氣如新秋寺僧出楊梅飽
啖之夜與劉午亭同飯寺僧分六房其最有名者書蕉能
詩補斨能飲午亭皆能之而兼能畫以是相傾倒不厭而
余方爲舉業所困不能極登覽之趣僅留詩一絕而返然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七

亦自以爲生平之勝遊也比來京師耳目所接皆閎壯偉
麗稱天下之鉅觀而城西有萬壽山昆明湖諸勝爲

翠華臨幸之地都人士往往稱說其風景而余以多病未
嘗往獨於故鄉諸山時時記憶之而瑞巖尤往來於懷而
不能去蓋追溯始遊之歲倏忽十餘年子錢久化爲異物
而余亦衰病侵尋非復少壯時之意氣矣石君季初居瑞
巖之麓爲人蕭閒高雅默而好深湛之思其文字久知名
於郡中而累試不售癸巳秋始與俞樹周同膺鄉薦今春
相晤於京邸余交樹周二十年而交君稍晚然情意甚懽
無新舊之間君持論不蹈襲故常乍聽之若新奇可駭而

樹周性質直每君發端輒相詰難君紆餘委曲卒能自伸
其說而犂然有當於心余甚敬慕之蓋嘗以爲天下之人
文往往與其風土相稱西北雄厚故其人多樸東南清淑
故其人多秀而其間又有近山近水之不同近山者多樸
近水者多秀此其大凡也析而言之山水包孕衆美得其
一者皆翹然有以自異於人姑舉所知而論子錢得其秀
午亭得其逸樹周得其厚虞澹初得其峭李魯儀得其潔
而瑞巖幽雋之致君可謂得其深者也君之罷歸也余方
爲惋惜而君愉然若有以自得者嗟夫世實需才而才者
亦思自見於世然往往兩相求而兩不相值蓋自古而歎
容膝軒文集

卷三

八

之矣而余也以無用之人久竊祿位常慙然自愧於心行
將從君於萬山之中與書蕉補斫諸人逍遙觴詠以終餘
年君或者不以俗士謝我乎請書此以當息壤之盟

亭詩其政樹周詩其厚虞澹詩其峭李魯儀詩其潔

其秀午亭詩其逸樹周詩其厚虞澹詩其峭李魯儀詩其潔

其秀午亭詩其逸樹周詩其厚虞澹詩其峭李魯儀詩其潔

其秀午亭詩其逸樹周詩其厚虞澹詩其峭李魯儀詩其潔

贈湯鴻九序

余所識郡中才俊士以百數而最心折者兩人曰章紹洙
魯泉湯嗣銜鴻九兩人者皆少余十餘歲而先後與余爲
同年又申之以婚媾故余皆深知其爲人魯泉短小精悍
而宅心長厚鴻九磊落軒爽而稟氣剛勁其質性弗盡同
然其孝於親友於兄弟篤於友朋之義無弗同者至於文
章論議縱橫馳驟曲折變化下視世俗塗附拘攣之習若
踞泰華之顛而俯臨培塿也若王良造父振策齊驅旁觀
者但見其超軼絕塵不知其孰先而孰後也余嘗謂天旣
以才優此兩人宜不與庸庸者同其位置而由今觀之亦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九

若有不可解者魯泉成丙戌進士初以第一人自命尋由
刑曹改知縣將之束鹿任了繼母憂今方需次天津鬱鬱
不自得間來京相見意態如故而向時英銳之氣已摧挫
殆盡矣鴻九由壬午副貢舉己丑京兆試累躋於春闈以
賞官戶部郎中非其好也獨其處境較順故豪興未減往
往高歌大呼以自排遣蓋兩人者不可謂一無所遇而皆
名不副其才位不充其志豈天所以位置人者固漫不經
意耶抑韜之者久而後將大發其光耶鴻九之在京也余
緩急恃以無恐今挈眷南返余益有孑然寡助之懼矣於
其行爲文以贈之并以致魯泉其亦將有慨於余言也

送夏香孫南歸序

自古天下之變多出於智慮之所不及亂臣賊子之變於內敵國之變於外或旋起而旋滅或始於微而終於不可制其間致變之故與再變之方史策所紀不必盡同大要不外乎得人則治失人則亂而已今天下可謂長治久安獨海外諸國恃其器械之利冒險涉遠與中國爲難此誠開闢以來未有之變而其要仍在乎得人以禦之得其人則我衆而彼寡我逸而彼勞雖聚而殲之不難也不得其人則彼堅而我瑕彼勇而我怯一戰不勝則倉皇失措相與張大其事以爲自古未有之變非人力所能禦而專爲

容膝軒文集

卷三

十

偷安旦夕之計然則自茲以往中國之變終無已時乎亦未免輕量天下士矣夫所謂得人者非必奇技異能驚世駭俗之人而後能禦今日之變也其要在乎不愛錢不畏死而已不愛錢則士卒樂爲盡力不畏死則有進無退兼是二者而不足以克敵吾未之信也吾友夏君香孫以試事留京師自倭人擾邊常慨然有從軍之志窺其意非猶天世之汲汲於榮利者其於二者蓋庶幾兼之而世莫之知余雖知之而不能爲力今和議告成君亦見擯於有司而將南歸矣夫和可恃乎不可恃則君之才終當効用於世君歸其廣求同志以待時焉可也於其行序以勗之

送唐春卿先生省親序

光緒乙未閏月吾師內閣學士灌陽唐先生乞假省母
天子許之先是中倭和議初成士大夫之見幾者大抵以
省親爲名引身告退有 詔禁止至是 允先生所請蓋
異數也榮商夙以疏愚受先生知愛旣喜先生之得遂其
志而又惻然有以自感者於其將別不能以無言在昔成
周之世人臣有馳驅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者往往形諸
歌詠如陟岵四牡祈父北山諸詩皆是也我 朝功令親
老無次丁者許留侍牧令得移遠就近而皇華之使大都
給假省覲以爲榮幸其他陳情告歸者自非多事之秋莫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七

不夕疏上而朝報可嘗竊慨歎以爲 國家孝治之隆軌
於往古矣獨人臣事君之義似尙有未盡者平日受腹心
干城之寄有事則委而去之而曰吾有親在也此不獨負
吾君而辱其親者亦已甚矣雖然此特就重臣言之耳今
天下大事皆受成於軍機其餘內臣自大學士以下皆莫
能有爲而閒曹在所不論以大義律之均無臨難苟免之
理顧天性所在獨不可稍伸其區區之意乎先生通籍後
太夫人常在京邸及伯兄維卿中丞開府臺灣始迎太夫
人南往蓋兄弟兩人交致其孝養者如此去年秋先生典
試廣東將便道就省以海氛不靖而止會割臺之議與內

外臣工交章力爭臺民亦留中丞爲自守計議未定而先生適奉會試總裁之命外事不得與聞先生既憤國威之不振而又憂太夫人在險校閱之暇輒與同事諸公相對痛哭淚痕未嘗一日乾也旣而中丞見事無可爲遵旨內渡而臺民已先送太夫人至江南於是先生愴然有將母之請此一行也母子兄弟相見其悲喜交集當何如而先生受國厚恩誓以身報又非飾辭觀望者比計此別當不久卽返然則忠孝之義先生可謂兩得之矣獨念榮商離母七年未能致一日之養蓋人子事親之心有足傷者見先生之行益不勝其望風羨慕之私云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三

送葉至川侍御南歸序

京師爲人才所聚雖有善取友者終日馳騫於冠蓋之間不能徧交而深識之也適然而值焉通姓字問里居不數日而忘之矣酒食相徵逐名刺相往還禮貌殷勤無肺腑之語不數月而忘之矣時暫則情不習人多則志不專亦勢使然哉余居京師七八年雖同年而同官者猶未能徧識之獨與同郡諸公時時以土音相酬對爲樂人少而時久故性情術業皆有以知其詳而慈谿葉侍御又余所師事者故知之尤詳焉侍御貌古而體癯深居而簡出視其外弼弼若無能者聽其言訥然如不出諸口者適然而值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三

之則以爲常人己耳徐而察之經史百家之言無所不通星相醫卜之技無所不習至於朝廟之掌故軍國之利病山川之險要並世人物之臧否海外各國之情狀耳目所涉不遺於心引其緒綿綿而不絕也窺其渙汪汪乎其不可窮也蓋世之所謂博學多能者吾必以侍御當之焉然則人之相值其可以輕量乎哉今年夏侍御告歸省墓同人咸惜其去而余早衰多病得侍御調治輒愈故於其去也尤深惜之夫京師之大一二人不足爲損益而吾郡之人才則日見其少矣况余所宗仰者耶念師弟之倫統於朋友用敢竊附於贈言之義爲文以道其行

自唐以來士大夫多輕外而重內至近世則不然仕於內者祿不足以自給則不惜委曲以求試於外論者因有內輕外重之說雖風氣不古亦迫於勢而然也吾以爲官無內外其輕重均耳京師者天下之本也仕於內者職雖簡皆有輔君之誼安得而不重故昔之重內是也其輕外則非也民者國之本也仕於外者官雖卑皆有治民之責又安得而不重故今之重外是也其輕內則非也外輕則薄其民內輕則蔑其君二者皆非設官之本意而今之弊尤甚何也昔之仕者厭外之煩劇而輕之樂內之清要而重

容膝軒文集

卷三

十四

之雖不能無爲名之心然猶非汲汲於利也今之仕者其視內既無所不輕矣其於外也蓋猶有所擇焉苟無可多取於民雖位尊而事簡其視外猶之內也獨擇其可多取者而相與重之夫居官而惟知多取於民此民力所以日疲軍政所以日弛而世變所以日亟者也嗚呼士大夫豈盡無廉恥之心而流弊至於斯極上之人獨不可深思其故與抑經費有限出於上者不能以復增而姑縱之使自爲計與將救時之策尙有先於此者而世俗輕重之見不足以爲時政之損益與吾友陳君蓉曙才高而學博官翰林六七年名公卿交口稱譽之君未嘗輕有干謁獨以寓

廬相近時時就余談余嬾而善病計一歲中閉門仰臥之日爲多君至則縱論時事或評騭當世人物高下臧否意氣甚盛余竊慨歎以爲君子居一官則能使其官因我而重而不當以世俗之見參之翰林素稱榮選然或不幸而久居於內則世之輕之也視他曹爲尤甚如君之才真能有以自重者會海疆多故君試御史銳意有所詆斥與執政忤置下第因求出爲江蘇候補知府君之出也有辭而知府之在外又吾所謂位尊而事簡者也然則君於內外其意非偏有輕重豈與夫世之汲汲者同日而語哉雖然朝廷之設官衆矣而至於今能重其官者不過千百中之容膝軒文集

卷三

五

一二耳夫千百人輕之而二人重之於世道不爲無補而余竊有感於上下一體之義下旣羣輕其官而上之所恃以爲重者果安在也余旣求其說而不得故因送君之行而願與君一討論之云

送陳馨莊之廣東序

余觀自古豪傑之士其始多混混於庸衆之中甚者受汗賤摧辱而不悔一旦遭時乘勢奮起泥塗之內智名勇功赫赫照人耳目而曩時游處之侶相與驚顧駭歎以爲非意料所及自余思之彼其才識器量得於天授者固厚而其恢廓於磨鍊閱歷之餘者取之必以其類而發之必有其端雖其人深自韜祕不肯輕祿於外而苟與游處之久固可以微窺而得之也方今海外諸夷恃其區區之巧陵轢中國中國之人上自君相下至田夫野老婦人豎子

之倫莫不痛心疾首而無如之何吾意必有豪傑之士出

容膝軒文集

卷三

六

而驅除之以一舒天下人之積忿而吾尙未之見也豈其伏匿而不出歟抑吾之閩人未廣而識又不足以知之也吾邑陳馨莊年少而氣銳數試有司不利卽棄去舉子業思有所樹立於世今年秋以貲敘縣丞來京謁選與余同處者月餘其議論志趣甚偉而其心猶欲然不自足欲就世事歷鍊而恢廓之吾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尙在於是耶何其氣象之甚相類也而馨莊又數稱鄞王君崑玉者抱負奇異往往子身遠遊徧覽山川阨塞陰求天下奇士而與之交王君嘗來京余與接談意其非常人而君遊西山不數日卽辭去故不能知其深然則由吾郡以推之天下

贈同年陳甄甫序

始余館陳君甄甫家君之先太守方負重名於時賓客交遊衣冠門第之盛甲於吾郡君於其家號爲材子弟年少倜儻不爲繩檢所羈束然神識清曠談笑從容穆然有深谷大林變化不測之致余固已奇之及壬午同舉於鄉時太守已下世家亦稍落君兩試南宮不第卽入貲爲知縣謁選得雲南之麗江人皆謂知縣事煩雲南道遠而麗江轄地且千里君年甫三十涉世尙淺顧毅然盡室以行若未經審量者雖愛君者亦以文弱不勝爲君憂余獨以謂君之才必能任州縣而無難其爲君憂者蓋知之未深也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七

已而君履任果有能名仁和王尙書尤器重之甫年餘委署姚州知州調補昆明縣尋擢思茅同知於是君援例入覲與余相見於京邸握手道故回憶初見君時余亦年壯氣盛自通籍以來棲遲偃仰於人海之中終歲無所事事今已頽然就衰而君爲吏十年往返數萬里方神采煥發意興益高若不知有簿書填委山川跋涉之瘁者余以是益奇之君自言爲吏無他長往往和光同塵與世推移獨於死罪出入必詳必慎不肯枉法徇上司喜怒在麗江時江東西里民鬪死者頗衆事聞知府以爲亂民擬上書大吏發兵三千往捕召君判行君請親勘而後從事知府怒

與君爭君執不可遂輕裝就道僚友謂君宜派壯勇二百
人爲衛君卻之曰彼聞請兵方疑懼今以多人往是激之
變也卽挾八人自隨疾馳數百里至則呼其豪謂曰吾來
活若曹若能縛首惡者來卽無事矣其豪感君誠卽縛首
惡二人抵法縣以無事其他執法不阿多此類余益以歎
君之才殆有得諸天授者不獨能勝州縣之任雖以余向
者之知君亦尙有未盡也君之北來也尙書已由雲南移
督直隸今將往謁之余謂直隸控制遼海保障 神京其
地較邊徼尤重尙書知君深必留君相助爲理繼自今河
澗所及雖余等亦將蒙君之福而雲南之民必有企望懷
德將由是而益光顯也因爲序以壯君之行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七

贈蕭履安序

自唐虞三代以來生人教養之道甚備獨殺人之器尙有缺略豈中國聖人之智有未足耶抑其心誠有所不忍也今之泰西蓋卽漢時康居大秦之屬其嗜利好遊出於天性一二巧術之士逞其私智穿鑿緣飾以快其無等之欲沿習旣久彼國山澤之所出不足於供乃益殫思竭慮糾合衆力務爲馳騁兼并之計數十年來海外各國聞風應和遞推遞廣舟車槍礮之製月異而歲不同其人終年冒風濤適異國眈眈逐逐以取利爲事以殺人爲心無一日休暇者吾嘗推原其故彼之堅忍而不悔者倘亦不得已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三

而爲之歟各國之尤而效焉者其嗜好固有相類者歟惟我中國涵濡於聖人之澤旣深且厚民雖嗜利而無大志故其欲易盈平居以殺人爲戒故氣柔而不振非有忠勇之將帥朝夕訓練使萬衆一心而佐以出奇制勝之具殆不足以自固也洪雅蕭君履安精於算學當西法盛行之時能以新意制器爲禦侮之用其志氣偉然庶乎出奇而制勝者余惜知君之晚而深冀其後之有成也夫窮今日之世變不獨前聖人教養之法將蕩滅無遺雖天地生生之機亦有時而息矣君誠有以禦之其所圖者豈特一世之功哉余不敏猶願執筆而記之

送張讓三大令序

自西法流入中國中國之賢士大夫既鄙夷其法而不肯
爲其爲之者類皆輕躁浮僞之徒襲取形似以炫衆人之
耳目而不適於實用故論者謂洋務中無人才何者風氣
初開雖有一二公忠體國之臣倡導於上而應之者非其
人也邇年來邊防日亟中外交涉之事日繁豪傑有志之
士皆知西法之不宜菲薄相與降心下氣實事求是以備
國家之用於是洋務一途遂爲人才之淵藪彼此一時亦
世運使然歟鄞縣張讓三大令博學多聞嘗隨副都御史
薛公出使泰西於各國風土政教語言文字皆能得其要
容滕軒文集

卷三

三

領尤精於輿地之學凡五洲之內山川道里如示諸掌其
根柢深厚議論通達非苟爲大言以欺世者今將需次津
沽過余言別余喜中國人才之日出而緩急之有所倚賴
也因爲文以贈其行

人出遊平來學習日進中外交遊之事日繁彙輯奇志之
錄開通商一二公忠體國之臣倡導於上而應之者非其
也自而不適於實用故論者謂洋務中無人才何者風氣
初開雖有一二公忠體國之臣倡導於上而應之者非其
也其爲之者類皆輕躁浮僞之徒襲取形似以炫衆人之
耳目而不適於實用故論者謂洋務中無人才何者風氣
初開雖有一二公忠體國之臣倡導於上而應之者非其
人也邇年來邊防日亟中外交涉之事日繁豪傑有志之
士皆知西法之不宜菲薄相與降心下氣實事求是以備
國家之用於是洋務一途遂爲人才之淵藪彼此一時亦
世運使然歟鄞縣張讓三大令博學多聞嘗隨副都御史
薛公出使泰西於各國風土政教語言文字皆能得其要

送譚彤士太守之廣西序

廣西山水奇勝甲於天下居民風俗醕樸往往有太古時遺意而異時越南爲外藩素稱恭順二百年來邊徼晏然無犬吠之警官其地者常於簿書之暇登臨觴詠以自娛樂不知其在蠻烟瘴雨之中也自越南受制於法鎮南關以外遂爲強鄰之所逼處頃者東方多事泰西各國益有窺伺中土之心法之鐵路駸駸達於龍州而潯梧以下皆震動矣新會譚彤士同年由工部主事出爲廣西候補知府君工書法喜爲詩嘗浮海使日本得詩數百首而還其詞旨和平庶幾無人而不自得者今茲之行其能爲桂林容膝軒文集

卷三

三

山水增重無疑也然今廣西之所急尤在於邊務君雖未有守土之責抑朝廷所以用君者其意固不輕矣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今以日本區區數島之兵力而敢於縱橫馳騁使海上各國望而生畏蓋亦非偶然而得之古者誦詩可以知國政君之詩豈異於古乎觀彼之所以伸而悟此之所以誦則夫奮發有爲以佐大吏之設施而爲國家收折衝禦侮之效者必有其道矣余與君同出灌陽唐公之門竊喜君至公之鄉而將有以副公期望之厚也故於其將行而爲之序

送劉彤卿大令之官銅陵序

光緒戊子秋鎮海領鄉薦者六人而劉氏居其半於時劉士俊子和齒最長而彤卿與其族父崇照楚薊並年少有雋才文章意氣高出倫輩一時老師宿儒皆斂手避之無敢與抗者已而楚薊成庚寅進士由庶常散館出爲鹽城知縣而彤卿累試不得志慨然曰當今之世而必欲以進士起家是刻舟而求劍也且吾年已踰三十卽從此掇巍科除清秩循資遷轉至於稍有可爲之時不老則已衰矣況未可必乎遂循例入貲爲知縣方是時楚薊已宦成思歸而彤卿謁選甫數月得安徽之銅陵以去蓋今世負才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三

不過之士苟有力者爲之攸助則可剋期取一官一邑以自行其喜怒生殺之權或不數年而躋監司任封疆者往往有之其甲科之選則反窮年累月而不得一試如楚薊者殆十無一二焉凡今之仕宦其風氣如此然則彤卿雖不遇其視世之所謂遇焉者宜其漠然而不屑也然彤卿意氣雖盛而頗慤慤於余其將行也若必得余文而後已者余謂以彤卿之才而出之以忠信篤敬雖媿美於古名臣不難彤卿行矣異日功在天壤名在史冊豈惟劉氏之光抑亦鄉邦之榮也區區一第之得失烏足以爲毫末之輕重哉

送裘魯常大令之官廣豐序

國朝重親民之官而視京職尤重凡知縣治行茂異者往往擢爲部曹以優寵之則部曹之重可知也近世仕途日廣各部額外之員非兼充樞府譯署之職則常歷十餘年而不得補官於是才智之士爭求一縣以自效自余來京師吾郡部曹之改官者不可悉數雖於官制爲左遷而得之者反以爲榮選亦勢之不得已者與茲谿裘君魯常由刑部主事出爲廣豐知縣卽今之所謂榮選者也然君之本意則誠有異於人者君好學能文章困諸生十餘年始領光緒辛卯鄉薦壬辰聯捷成進士其初至刑部也同官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五

者皆鬱鬱不自得君獨欣然就職曰吾一介寒士幸蒙先人庇蔭備位京朝俸羨足以自給公餘足以讀書雖終吾身可也鄞縣張肖弁給諫歎曰吾見新進士爲部曹而志意堅定者裘君一人而已明年秋君將入都供職會家人皆病不果行又明年爲甲午秋海氛方熾朝士皆謀南歸君返所賃宅於主人盡室以北至上海而君又病家人請歸以待時君堅不可曰吾已無家可歸京師卽吾家也然君病竟日進臥逆旅中昏不知人者十餘日家人懼強奉君以歸旣歸而病良已然資斧已耗其十七八於是親友謂君曰子治裝者再而再遇病是不利於北行也盍改圖

乎君意良不欲姑漫應之又明年秋君將子身供職友人
哀孝廉景尹力止之且爲君贖貲改今官君不得已而就
選然自是亦不復病君歎曰吾之不得仕於朝其命也夫
吾安能與命爭繼自今吾亦安之矣因日考求古名臣循
吏事蹟以自策勵踰數月遂有廣豐之行謂余曰吾所以
樂就京職者非有所矯飾而爲之懼負吾先人之遺訓也
吾先人性廉直嘗爲人索逋於九江逋家賄以三千金請
勿窮竟其事先人峻卻之盡得其所隱匿萬餘金而還生
平聞貪吏事輒切齒謂某曰汝他日居官其誠之矣某謹
識之不敢忘今當出而涖民自惟才能淺薄雖欲力遵先

容膝軒文集

卷三

三

人之言而未敢自信也子素知我者願益勗以所未逮俾
得朝夕省觀以免於失墜則子之爲賜大矣余曰方今吾
郡京曹寥落存者皆徬徨不安君庶幾能安之而天顧奪
之以與廣豐之民何其事之相反者與雖然以君之志趣
而又時時不忘其先訓廣豐之民豈能私君吾見君之未
久而內擢也君欣然曰不敢必耳固所願也請書其言以
俟

容膝軒文稿卷四

序

鎮海王榮商

蕉雨軒詩鈔序

余不能爲詩而頗留意於鄉先輩之詩以爲文人之立言皆思不朽於世而不能保其身後之不散佚也彼其庸猥儂薄無與於風雅之事者固聽其銷沈而不足惜矣至於流連光景抒寫性靈苟不悖於風人之旨則雖其子孫不能世守而鄉里後生相與珍惜而愛護之亦足以稍永其流傳何至一沒世而遂有榮華飄風好音過耳之歎也故自弱冠以來遇里中朋好其先世嘗習儒業者往往訪求容膝軒文集

卷四

其遺著以庶幾有助於鄉邦之文獻而十餘年來曾無所得豈吾鄉作者固少耶抑猶有沈匿而不出者耶算山胡桂林先生字雲梯號鎮東乾隆甲戌歲貢生其制藝有盛名於時而張氏續耆舊詩頗載先生之作余意先生當更有他書嘗使人求諸其家僅得其與友聯句數章而全帙則無有矣壬午春訪姚君小復於郡城讀其先復莊孝廉蛟川詩繫載先生詩多至數十首而小復又出詩繫底本則先生蕉雨軒詩鈔儼然在焉余甚喜爲借鈔百首而歸之復莊抉擇精審其所餘殆不啻鱗爪而蕉雨軒之名不可沒也余乃徐謀所以梓行之者而先爲之序其端

光緒八年春姚小復茂才出其先孝廉所輯蛟川耆舊詩繫以示余余讀而歎曰篤矣哉先生之用心乎夫通一世而觀之詩之數方日增而未已及退而求之一鄉一邑之間不惟不見其增而常患其日減也蛟川爲山海之會其奇秀靈怪之氣噓喻迴薄鍾於人而發於詩其多且工也固宜然嘗接藝文志而求之其名存而實亡者殆十之六七焉其幸而存者往往孤子不足以自行或全集具在而無好事者爲之刊布非後之人薈萃而表章之其不終於泯沒者有幾人哉此張氏耆舊詩之輯有功於文獻甚大

容膝軒文集

卷四

二

而先生所以廣續之者尤非尋常負才之士所可及也凡人之情好是己而非人而負高世之才者其意氣尤足以陵轢今古其持論也一若己之言可孤行於天下而他人之言皆可廢者自愛其名而不樂成人之名其亦不恕之甚矣先生著書滿家不必附人以傳而其手錄鄉先輩詩至數十卷自宋元諸家以後又爲之區分門類每類冠以總論其津津推許若惟恐傳之不遠者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歟抑余甚有望於小復者先生是書乃絕筆之作故網羅雖富而未及甄錄者尙多昔姚察撰梁陳二書未成而卒其子思廉續成之是乃君家故事小復其留意矣

書戴埴鼠璞後

是書刻明左圭百川學海中題曰桃源戴埴仲培父四庫提要以桃源爲縣名故不詳其仕履余觀書中辨大人堂伏飛廟二條皆四明掌故乃知桃源實鄞之鄉名非縣名也案鄞志選舉表埴嘉熙二年前上舍戴機傳埴與兄埴先後持節將漕爲衣冠光語本王應麟桃源戴氏世譜引是戴氏本桃源鄉望族埴之自署桃源者以此而埴爲埴弟與仲培父之字正合左圭鄞人故是書見收於學海而志傳反不著錄則亦誤以桃源爲縣爾世固有同時而同名者如是書之撰其出於鄞人無疑也載考鄞志藝文據程容膝軒文集

卷四

三

端學春秋本義引用書目有四明戴培父春秋志因歎曰此則埴書之見收於邑志者蓋埴字仲培父而稱培父猶劉原父貢父之例而程氏明云四明人則桃源之爲鄉名更無疑矣夫徵文考獻後死者之責摯附非也遺漏亦非也劉君藝蘭方緝四明藝文志因表而出之爲芻蕘一得之獻焉

焦竑獻徵錄書後

吾郡自粵匪亂後故家篇籍往往散布於鄉村之間其抱殘守缺者固多有之或不幸而遭焚棄之厄泯滅漸盡而不復見於人世者又不知凡幾也若余所得焦太史獻徵錄可感焉憶庚辰秋余因病家居故人胡信燧時時相過從余因屬其訪求里中遺書頃之胡君以是書來刻本甚精而七十卷以前皆缺蓋其族人得諸兵燹中者余雖惜其不全然有明一代文人如唐荆川王遵巖弇州諸家之撰著皆得窺見其厓略而鈴山堂文亦清婉可誦獨見其名則生鄙薄之意因歎高位固可畏而文章亦不足恃如

容膝軒文集

卷四

四

此爲爽然者久之而旣缺者則意其不可復得矣乙酉館北鄉張氏偶與金茂才賢林談及是書茂才曰吾家亦有之而不全得非一書耶因使人取以相贈則自七十卷以前皆在焉噫是書之由合而離者二十餘年矣兩家相距旣遠其藏之也又皆在有意無意之間宜其終於曠絕而不復合也至是而皆歸於余不名一錢而完好如故天下快意之事尙有過於是者乎書於後所以賀是書之遭也

容膝軒文集卷四

吾郡自粵匪亂後故家篇籍往往散布於鄉村之間其抱

顧湖舫先生時文序

吾師顧湖舫先生既歿之數月其門下士傅君家銓哀刻其所爲時文若干首而以榮商從遊最早知先生宜最深屬爲之序榮商竊觀立言之道至孔孟而古今之有德功者莫能並焉可謂尊矣時文代孔孟立言較之諸家雜說最爲雅正然其體太拘而作者不得盡其變其語多從同而見者或習而厭之故治天下者以爲化民成俗之用而不朽之業反不在是至於爲之既久而其人之性情氣度有流露於其間者故觀其文亦可以知其人焉先生內行惇篤貌樸而神情其舉止厚重不見有喜怒之色而於處

容膝軒文集

卷四

五

事接物之道皆深思焉而得其理之所可通生平不輕與人言言則委曲詳盡必當於理榮商每侍先生見其容之莊而不覺肅然以敬聽其言之和而不覺油然而感退而誦其文而因以想見其爲人未嘗不爲之悠然而情深穆然而意遠也嗚呼先生豈屑以時文見者而今之可見者止於是其不可復見者雖以榮商親炙之久亦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盡也然則先生不朽之業其不在於是乎其亦重可慨也夫先生諱家桐鎮海虞眞生榮商大母實先生之姑故知之尤深云

星圖便覽自序

凡治厯必先測日日出入而爲晝夜日行北陸南陸而爲寒暑會月而爲朔周天而爲歲而周天度數必以恆星爲紀故治厯尤莫要於辨星堯典星鳥星火星虛星昴卽辨中星以測日之法蓋日入之先星隱不見故必以初昏視南方之中星而日之所躔始可定矣後世推步之法日益精密究其大旨不出乎此也星數不齊自古已然漢書云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張衡云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中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容膝軒文集

卷四

六

有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晉太史令陳卓總巫咸甘石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隋丹元子步天歌始以各星分屬垣舍明薄子珪經天該稍有損益然大致不同者寡矣今依丹元子所歌分而圖之三垣二十八舍各爲一圖北斗亦自爲一圖附以南極諸星爲一圖而赤道南北恆星總圖冠焉分大小明暗爲六等凡中外官三百九名積數一千四百二十九星其五緯所變瑞星祿星使星客星之屬及分野占驗之法亦略摭其說要於存大略廣異聞非敢與疇人子弟校其疏密也

淞木捐章芻議自序

歲丁亥余暫寓吳淞口時吾鄉販木之船由福建至長江者皆輸錢於淞局以佐軍需其法驗木之大小定錢之多寡品目煩碎吏得隱蔽爲奸大約商民輸錢歸公者十之六中飽者十之四余初未涉世事聞而駭曰弊有大於此者耶卽上書大府請仿上海樹木局捐法驗船之大小定錢之多寡使吏不得上下其手而稍增其捐額分中飽之錢半以歸公半以惠商大府以爲然而局員以下皆不便之議遂寢余將入都供職乃集前後論說爲淞木捐章芻議一卷而序其端曰夫船之大小易見而木之大小難見容膝軒文集

卷四

七

此盡人而知之也上海之木登場可數而尙驗其易見之船吳淞之船暫泊卽行而反驗其難見之木此其孰有弊孰無弊尤不待智者而可決也一舉手之間而公私兩便非有積重難返之勢也然而設局之初旣不能畫一其法以塞弊竇及有人焉大聲而疾呼之終爲中飽之徒所持而利不歸於上澤不究於下由斯以推貪吏之蠹國病民者可勝道哉木捐之事雖無足爲重輕然亦可以見一時風氣之敝而天下事之敗壞不振者有自來矣而余也以局外之人嘵嘵不已蓋亦不能無出位之愧云

槐窗雜錄序

傳稱聖人不語怪然六經所紀龍血鬼車河圖洛書之類不一而足其可謂之非怪歟六鷁之飛鸚鵡之巢其物固耳目所常見非以事之可怪而存之歟余意聖人所不語者不過方士輩誕妄之說造作附會以自欺而欺人者而已若其事之本有而可以究人物之變異見鬼神之情狀者聖人固將有取焉爾彼夫干寶任昉之記洪邁元好問之志大抵據事直書不造作以爲巧不附會以爲奇蓋亦聖人之所取者豈與夫游談無根者一概而論也我

容膝軒文集

卷四

八

草堂筆記蒲氏懷奇未試生平精力萃於是書故能摹繪入微有領略不盡之致此以史傳之法爲之者也紀氏博辨不窮往往託鬼狐之口以自伸其說此以史論之法爲之者也二家之外雅俗互陳或街談巷語而不傷其爲雅或文飾甚繁而不掩其爲俗蓋文章氣度之異有不可強者然其大者足以資勸戒小者足以助笑談則一而已矣余於辛卯之夏養疴京邸長日無事追述夙昔見聞爲槐窗雜錄二卷凡前人已錄者不復及焉數年以來稍有增益其間傳聞失實或所不免若夫造作附會以自欺而欺人則非余之所敢出矣

漢書注校補後序

余年二十三始於胡子錢所見漢書列傳數卷心獨偉其
文辭愛而不能忘也明年秋得之於杭城既歸先大夫發
篋見書喜動顏色已而歎曰吾家安能蓄是書兒得毋癡
耶其後奔走衣食常以自隨歲戊寅在郡城陳氏頗加評
點定海黃孝廉以周見而謂曰評文乃明人陋習不足法
子能取各本校勘則善矣由是稍稍爲考據之學人事牽
綴無所成就自來京師益縱觀諸家之說而間參以己意
本紀諸表粗有端緒至律曆志而不能盡通余又有心氣
之疾輒檢篋中稿七卷題曰漢書補注而爲序以付手民

容膝軒文集

卷四

九

疾稍間復取閱之意甚自悔而書已刊行不可止余力又
不能增正乃復序之曰夫文字之爲用於世亦有差等矣
經以明道史以紀事其上也古義深奧爲傳注以發明之
其次也本經史之意成一家之言亦其次也至於拾賸義
考異文其爲用微矣然而世競爲之者直以文人不盡有
用於世立言者亦不能盡爲有用之文姑以消遣時日已
耳豈真有不得已於其中哉若余之所爲毛舉細故割裂
舊說抑又無用之尤者而以補注自名不已汰乎乃改題
曰漢書注校補而并書其緣起以志余愧云爾

紀年錄序

紀年錄者王子自編之年譜也本名星命錄其法取七政四餘與二十八宿分布於十二宮之間以身命爲主而視其得地則爲吉失地則爲凶相傳唐順宗時都利術士李彌乾始爲此法昌黎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古法以月爲身而南斗在丑爲磨蝎宮則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間矣自唐以來相術不絕而近世永定廖氏所纂最爲賅備甲午夏余得其書於琉璃廠旣爲方圓二圖復取生平事蹟分年備錄而以其法比附之其五行喜忌之大致與李虛中之法頗有同者然細核之多不可曉取他人年命

容廩軒文集

卷四

十

驗之則益齟齬不合其已往之事或可多方附會而未來之吉凶則茫然無所覺焉因廢書而歎曰昔人有言術士之前知者必有鬼神相之豈不諒哉惟鬼神靈氣有大小遠近之不同故其知亦有差等而要非學力所能至彼無所憑依而自謂前知者皆欺人之言也嗟夫世運之盛衰人才之消長蓋莫非命焉世之盛也君子足以制小人其衰也小人足以凌君子卽其爲君子爲小人亦命也而非有鬼神相之則皆不能以前知其可知者禍福死生皆有命無所用其趨避而已余旣不能前知尙何星命之錄哉故更定曰紀年錄而序之如此

盛世危言題詞

余讀香山鄭君觀應危言而愀然有感也嗟夫今日之西人其耽耽於中國者豈若佛老之柔弱可以空言爭而勝之哉故處今日而謂法不宜變者此世之所謂迂儒也鄭君之論中西利弊可謂深切而著明矣雖然有立國之本焉不變其本而但師其經營馳騫之迹謂可進於富強吾懼其爲海軍之續也西人以商爲本自王公以至庶人無非商也商多則俗奢俗奢則源竭於是材智之徒思爲巧取捷獲之計以佐其窮而機器興矣力薄不可以行遠於是合衆商爲一商以厚其力而公司立矣遠行不可以無

備於是人皆習戰以精其技競爲利器以厲其威而輪船鐵艦槍礮雷電之製紛紛出矣夫征利者必危好戰者必亡彼履危亡之機而猶能崛起於一時者合衆人之力以取他國之財所謂盜亦有道焉爾使其閉關自守其能一日以安乎故商者西人立國之本也中國以仁義爲本而商其末也今能強中國之王公卿士庶人而皆爲商乎能驅中國之商而皆爲兵乎如能之則法可變矣日本諸國其已事也而吾竊慮夫中國之不能也何也中國之王公卿士皆不願爲商者也庶人之有財者雖願爲商而不願爲兵也其爲兵者又皆不願遠適異國以爭利於水火之

間也不願則不能矣夫此不能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人情莫不嗜利嗜利而無以節之則爭爭則殺機動矣故今日之西人日持殺人之器以取利於他國者豈其性殊哉亦勢之積漸以然也中國聖人知其然也故以仁義爲本而教之使人皆好生而知廉恥好生仁也廉恥義也知廉恥故取之有節好生故不肯冒險而違行此所以與西人異也間有殺人以取利者與西人同矣而中國名之爲盜賊必捕而誅之然後已其於西人特畏其強而容之耳夫以平日所捕而誅者一旦欲相率而效其所爲雖以法令驅之未必從也官與商分則勢輕士與商分則謀拙商與商分則力微兵與商分則氣懦故雖有輪船鐵艦之屬其行不達其戰不力無事則耗天下之財以養之有事則委棄而無所用此無他變法而不變其本徒益其貧弱而已雖欲崛強於一時豈可得哉嗚呼仁義之末流常至於貧弱東周是也秦一變而爲富強然六國滅而秦亦亡矣今日之西人蓋六國未滅時之秦也而中國區區欲持舊法以相敵固知其不勝矣鄭君之議變法不可謂過計其於商務亦剴切言之而未揭以爲本也吾故表而出之以俟世之識時務者擇焉若夫練陸兵以防邊興地利以足用此二者以全力爭之庶幾自強之中策與

楊家橋王氏譜序

世稱王氏二十一望皆王者之後源遠而未益分後世子孫不能盡知其氏族之所從出而先世之淵源漸至於泯沒近人撰王氏通譜太原瑯琊而外有所謂王氏零派者無慮數十百支大抵分門別戶不相聯屬其爲通譜所失載者尙不可悉數原其始未必不同出於一望歲久失傳一睽而不可復合也吾鄉王氏尤多村落之間或數十家或數百家往往而是凡皆通譜所謂零派者而以楊家橋之王爲最盛其先世之族望亦不可考其可考者始祖服義公宋末自奉化之忠義鄉贅於楊氏因家焉橋故以楊

容膝軒文集

卷四

三

氏得名而橋西有王氏先塋相傳爲目講僧所定其後楊氏式微而王氏寔大因謂之王隘村蓋自服義公以不五傳而分支十有三迄今蕃衍者六支曰恭寬信敏惠五房者多至二千餘家曰季房者亦不下千家而散處四方者且指不勝屈近村氏族之盛未有能過之者也譜作於嘉慶十年修於咸豐八年至是而吾師候選訓導紫珊先生復纂輯之會余乞假南歸命爲之序先生所纂乃五房之譜而季房之譜先成先生將合而訂之以敦親親之誼夫時代旣遠而先世之淵源無可稽考此不得已而闕疑者也若夫耳目所接明明爲一本之親而聽其日疏日遠馴

第三洋王氏譜序

王氏居鎮海靈巖鄉之第三洋村自明以來世以耕漁爲業咸豐二年先大父贈中憲公始與族之長老謀爲宗譜延倪處士某主其事未久而成書實余始生之歲也同治十年復延處士修之時余已弱冠亦與於補綴之役又二十餘年余自京朝告歸願贈身世愴然有今昔之感則譜之修又不容已矣方中憲公之爲譜也嘗遣人至石門訪求世系石門者在崇邱鄉之西偏其地兩山對峙若門闕然故以名村相傳王氏先世實居於此當是時耆老數人裹乾餼以往石門王氏慮分其祀田設詞拒之遂不果合容膝軒文集

卷四

五

及余有修譜之議復遣人往訪之而石門之譜久佚僅錄其世系圖以來案圖始居石門祖諱達達生名揚名揚生四子季子字愛陽愛陽生二子其一子卽遷第三洋之祖蓋在石門爲第四世陽與揚相近不避而石門始祖之所自出與吾始祖世祀公之諱均不可考余頗以爲疑而父老皆曰是累世之所傳先人一再求之而未得者不可失也乃以戊戌冬至日親詣石門行祭獻禮至大河口謁愛陽公墓道摩挲遺碣低徊顧念者久之旣歸而疑信參半因循數年譜迄未就會族之人有以行輩先後爲言者石門新譜遂遷就其說以爲名揚生五子其四子遷第三洋

則與愛陽爲兄弟行蓋年湮代遠圖籍無徵所謂二世四世特出於後人之臆度而已余念流傳既久吾宗之出於石門當無疑義而世次不明升降任意使其言可信則所得不過數世之間而於沿流沂源之義終闕而未備萬一援引失實父子兄弟之倫顛倒紊錯較之數典忘祖獲戾滋大故仍遵舊譜以世祀公爲一世祖而於石門之王雖引爲同族終不敢強合爲一譜以重蹈於誣妄之咎焉甚矣繼述之難而文獻缺略之不足以傳信也夫充儒者胞與之量雖殊方異類猶不忍坐視其顛連無告而常惻然思有以救正之况於族姓之同邑里之邇淵源所述不盡

容勝軒文集

卷四

六

無稽則引而近之亦固其所豈以譜之分合而遂有所歧視於其間哉惟余也才智淺薄雖賴先人餘蔭忝竊祿位而力不逮心無宗祠以妥先靈無義田以贍貧乏本支之不能恤何有於疏遠此則言念宗盟而不能不爲之汗下者也光大而潤澤之是所望於族之後起者矣

石門王氏譜序

自余爲童子時卽聞石門王氏爲吾始祖之所自出以鎮海志考之石門在縣之崇邱鄉距吾第三洋村不過三四十里然鄉村質樸往來不通譜牒亦不載其淵源所在僅得諸故老之流傳而已光緒戊戌余自京朝告歸重修宗譜始與石門定合族之議而石門尙未有譜族之賢者乃相與蒐蠹簡剔殘碑網羅掇拾以爲石門王氏譜王處士東萱任編輯之役而以余忝列宗盟請爲之序案譜始居石門祖諱達自達以上不可考達生二子名揚名芳名芳累世單傳至十世而絕今之聚居石門及散處於他鄉者皆名揚公之後也其間生卒配葬與夫行諱房分率多缺失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大抵不悖於春秋之旨惟於遷第三洋之祖則屢變其說而於義終有所未安夫王氏居於鎮海者多矣高門大族衡宇相望吾宗皆不之攀附獨於不甚顯著之石門則引而近之以爲水原本本之所在此必始祖以來相傳之舊說雖載籍無徵而可信其淵源之不紊者也若必確指爲某公之子某公之孫則求詳而反失之誣矣余爲憂其說之不可信者俾遷第三洋之祖別爲一派以附於傳疑之列又以族人相見不可無一定之稱謂乃爲考其世次蓋自始祖以迄於今石門傳十四

世第三洋傳十二世而名揚公之長孫名御龍者順治十
六年海寇登岸失散吾始祖葬於天啟辛酉在御龍被寇
之前三十餘年其非名揚公之孫灼然可知故新編行第
詩定吾始祖爲第三世兩譜各自爲書以厚其別仍以行
第聯屬之然後脈絡分明後世子孫曉然於同出一源之
義邂逅問名而親睦之心油然而生矣夫事莫難於創始
石門之譜既有其始矣如作室然基構旣立垣墉旣具自
茲以往塗墜丹雘賡續弗替後之文獻者庶乎有所徵
信而不至蹈數典忘祖之失也夫光緒三十一年秋七月

前翰林院侍讀王榮商序

容膝軒文集

卷四

七

蘆江胡氏譜序

蘆江胡氏吾邑中望族也其始定居者曰用之府君在宋理宗之世六傳而族乃大今爲五大房曰五馬橋曰前境曰完工橋曰前房曰車門裏每房皆有支譜而集其成於總譜源遠而流長根深而葉茂洋洋乎大觀矣光緒丙午六修告竟以余粗習記載之文屬爲審定而序之余惟古者欲辨百姓和萬邦必自親睦九族始故治族之法甚備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又有小史以奠繫世辨昭穆有族師以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是有宗卽有譜也自世祿之制不行宗子無收族之力而宗法廢

容膝軒文集

卷四

九

於是本尙齒之義而立宗長有事則族之賢且能者分任之而宗長擁虛名以可否於上所恃以收族者惟譜而已故宗法廢而譜愈重魏晉以降朝廷設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官私簿牒參互鉤稽其時譜學最盛然大旨主於分別流品浮僞之徒往往攀附華胄以誇耀其門第先王以族得民之義蕩然無復存者譜學之盛實譜學之衰也迨歐蘇之譜出詳於近而略於遠傳其所可信而闕其所不知後之秉筆者有所取法希榮慕勢之風息斯惇本睦族之義明然則譜之作其可苟乎胡氏譜例定於周方人先生先生國初高士其學深於春秋故其爲譜謹嚴有法

後之人遵而守之雖衍至于百世其足以信今傳後無疑也惟自用之府君而上其世系尚有難盡信者譜稱居鄆始祖顛來自青州八世孫槩爲沿海制置使命其子居蘆江以宋史考之槩廬陵人忠簡公銓之孫與兄棨並爲尙書而不言其爲他官與譜所載祖亘弟權及籍貫官階皆不合豈同時有兩胡槩而記事者誤合爲一歟是在前賢已有辨正之者所謂疑以傳疑於史例亦無悖焉傳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今天下言新政者皆以地方自治爲急務夫自治之急孰有過於治其族者而治族必自治譜始觀胡氏之譜有倫有要使人親親長長之心油然而生倘亦可爲自治之先導也歟

容膝軒文集

卷四

三

四川鄉試錄序

光緒二十九年歲在癸卯其明年爲

皇太后七旬萬壽 詔以癸卯正科鄉試作爲 恩科屆

期禮臣以四川考官請奉 旨命臣榮商偕臣張世培往

典試事伏念臣浙東下士由光緒十二年進士授職編修

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年 大考翰詹超擢侍

講轉補今職備員講幄未報涓埃茲復渥荷 恩綸持衡

巴蜀謹偕臣世培駢征就道齋祓入闈維時監臨則四川

總督臣錫良肅清綱紀提調則布政使臣陳璠鹽茶道臣

黃承暄監試則按察使臣馮煦候補道臣賀綸夔內監試

容膝軒文集

卷四

三

則龍安府知府臣潘炳年恪恭將事爰進學臣吳郁生所
錄士一萬二千有奇扁闈三試之臣榮商臣世培率同考
官知縣袁凱胡世昌齊廷藩熊廷權邢驤朱遠綬理番廳
同知王郅知縣陳偉勛胡振緒趙源濬通判興元知縣常
炳燿通判金正煒知縣李子榮悉心校閱得士九十四人
貢太學者十二人擇其言尤雅者恭呈

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臣惟考言之典自唐虞至今相沿
不廢良以言爲心聲凡人品之邪正學識之深淺皆可於
言辨之而文字尤言之至精者其上者足以傳世行遠下
者亦各肖其平日之所有而莫能以自掩靜觀於一室之

中而千里百里之士皆若親聆其聲歎而有以窺其志意之所存雖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論者疑空言爲無用欲循名責實以收有用之才臣愚以爲士之有用無用視乎學校之造就何如又必試之政事然後可以見其真至於進身之始惟考言較爲可信若但校其功課之分數與師儒之文憑以分高下而定去取苟非其人惰者可以爲勤優者可以爲劣甚或終年未至庠序而可以坐得高等之名譽其流弊殆有不勝防者就令一一核實數年而後卒業及格者必多官職不能徧給勢必拔尤而用之則考言之典又安可廢乎今之稱有用者莫如藝學然士通

容騰軒文集

卷四

三

其理工製其器理包乎萬有而器囿於一偏今使舉公輸王爾之倫而授以公卿大夫之任鮮有不倉皇失措者然則舍考言而求取士之方固有窒礙難行者矣四川爲古梁州之域岷峨江漢孕育毓秀自文翁興學以來文章政績彪炳史策者代有其人臣等所取雖不敢謂無濫無遺惟是竭誠搜采冀有明體達用之士出乎其間以仰副

聖天子大孝尊親壽考作人之至意是則臣等區區之心所願與多士共勉之者爾維時官斯土者則有成都將軍臣蘇魯岱提督臣馬維騏兵備道臣沈秉堃成都府知府臣雷鍾德等例得備書

